

王船山讀通鑑論

附宋論

第八

卷之三

上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習 字 帖

初等小學
習字帖 十册

一 二三四 每册 一角
五 六 七至十 一角

第一册描紅

第二三四册影寫

第五六册跳格

第七八册楷書行書並列

第九十册行書草書並列

此帖與最新國文教科書相輔而行所有生字無一不備按課排列隨讀隨寫既資

練習又助記憶

鄭蘇蒙求字樣 二至五册 每册 一角五分

千字文 二角

南唐集字 二角

先生書法海內共知蒙求字樣即取最新國文教科書為材料一二册楷書三册以下行書南唐集字計五百字與千字文無一重複

汪文端臨郭令公碑 一册 三角

何子貞臨黃庭經 一册 二角

汪何二公書法之妙名滿天下今竟得二公真蹟二種付之影印字蹟清爽與墨蹟無毫髮之異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編法學通論

孟森編

定價二角五分

吾國法律尙未完備故向來各法政學堂法政講習所不得已僅傳習外國講義以求法學之徑途自欽定自治研究所章程頒布後其各科目中應行講授法學通論自應注重本國不能復以外國之書暫爲之代本館特新編本國切用之法學通論一書凡十二章近來逐行頒布之各種法律以及舊時沿用之律例無不提綱挈領綜貫而會通之誠研究本國法學者所宜急讀之書也

讀通鑑論卷十五

用船山遺稿本

衡陽王夫之譏

五代

合稱五代者其所建之國號皆不足稱也朱溫盜也與安祿山等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沙陀三部之小夷郭威攘竊無名故稱名周主榮始不與謀篡逆受命爲嗣而有盜之流要之皆不足以爲天子

稱五代者宋人之辭也。夫何足以稱代哉。代者相承而相易之謂。統相承道相繼。創制顯庸相易。故湯武革命。統一天下。因其禮而損益之。謂之三代。朱溫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之瑣瑣。竊據唐之京邑。而遂謂之代乎。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其穴以篡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若夫朱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則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且此五人者。何嘗得有天下哉。當朱溫之時。李克用既與敵立。李茂貞劉仁恭王鐸羅紹威亦擁土而不相下。其他楊行密徐知誥王建孟知祥錢鏐馬殷劉隱王潮高季興先後並峙。帝制自爲。分土而守。雖或用其正朔。究未嘗奉冠帶。祠春秋。一日奔走於汴雒也。若云汴雒爲王者宅中。出治之正。則舜禹受禪。不仍陶唐之室。湯武革命。不履夏商之都。而苻健姚興拓拔宏奄有漢晉之故宮。將以何者爲正乎。偷據張文蔚等所撰之玉冊。而卽許朱溫以代唐。則尤獎天下之逆。而蔑神器矣。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卽

以盡君道也。未能而志亦存焉。秦隋之不道也。抑嘗立法創制。思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悖亂雖多。而因時救弊者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早作夜思。汲汲於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偷延旦夕之命者。固不足論。李克用父子歸韃靼以後。朱溫帥宣武以來。覬覦天步。已非一日。而君臣抵掌促膝。密謀不輟者。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立國之規模否也。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惟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欲。其臣若敬翔李振周德威張憲之流。亦惟是含毒奮爪以相攫。故溫一篡唐。存勗一滅溫。而淫虐猥賤。不復有生人之理。迫脅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末之裨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爲。則與劉守光孟知祥劉龔王延政馬希萼董昌志相若也。惡相均也。紆紆者。皆帝皆王。而何取於五人。私之以稱代邪。初無君天下之志。天下亦無君之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必不得已。於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爲之主。其楊行密徐溫王建李昇錢鏐王潮之猶愈乎。尙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之以偷安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畫地以待盡。赧王納土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戰國。然則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焉允矣。何取於偏據速亡之盜夷。而推崇爲共主乎。天下不可無君。猶人不可無父也。孤子未能克家。固無父矣。不得晉悍僕彊鄰而名之曰父。是以有無父之子。有無君之臣。民人之彝倫。天之顯道。不可誣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

源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民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下裂而不可合。夷盜竊而不可繼。奪其國號。該之以五代。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爾。

夷狄以刳殺爲長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爲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不測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然之怒。俘係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奚足以及此哉。沙陀之與契丹。猶麀之於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機背七部更代之約。而踞漢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窺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尙。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爲李可舉所挫。投命韃靼。素爲殊族所輕。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衆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力屈而求安耳。克用短長之命。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爲父子。南有朱溫。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壘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當是時。朱溫彊而克用弱。助溫以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遠攻溫。勝之也難。克用乃欲以信結之。約與滅溫。直一晒而已。契丹於時。未可得志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機初併七部。衆心未固。德光孤雛耳。突欲闇弱。而莫能爲主。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衰。李從珂石重貴之敗亡不速。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豈

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惇信義也。三苗來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駢之。東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嘗恃經經以姑縱也。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敗之於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鄭以全。所繇異於宋襄遠矣。故曰。戎狄者。欺之而不爲不信。殺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以大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惜。故曰。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狡。豈守老生之談。附帝王之義者哉。

士之不幸。生亂世之末流。依於非所據之地。以保其身。直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不可伸者。出而謀人之得失也。必不可屈者。退而自循其所守也。於唐之亡。得三士焉。羅隱之於錢鏐。梁震之於高季昌。馮涓之於王建。皆幾於道矣。胥唐士也。則皆唐之愛養而矜重者也。故國舊君燼滅。而無可致其忠孝。乃置身於割據之雄。亦惡能不小屈哉。意其俯仰從容於幕帟者。色笑語言。必有爲修士所不屑者矣。以此全身安土。求不食賊粟而踐其穢朝已耳。至於爲唐士以閔唐亡。則幽貞之志。無不可伸者。鏐建季昌亦且媿服而不以爲侮。士苟有志。亦孰能奪之哉。馮涓尙矣。爲建參佐。抗建稱帝之妄。曰。朝興則未爽臣節。賊在則不同爲惡。迪建以正。而以自守其正也。建不從。而杜門不出。建弗能屈焉。則其素所樹立。有以服建者深矣。梁震無能規正季昌。使拒賊而

自立。非震之計不及此也。季昌介羣雄之間。形勢不便而寡弱。固無能爲也。震居其國。自全焉足矣。以前進士終老於土洲。季昌屈而已自伸。祇恤其躬而不暇及人。是亦一道也。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溫也。曰。縱無成功。退保杭越。可自爲東帝。隱非欲帝鏐也。動鏐以可歆。冀雪昭哀之怨。而正君臣之義也。其曰。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偉哉其言乎。正名溫之爲賊。不已賢於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曰上乎。隱固詎諸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爲昭。鏐雖不用。隱已伸矣。唐之重進士也。貴於宰輔。李巨川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涓旣起家幕佐。隱與震皆以不第無聊。依身藩鎮。而皎皎之節。炎炎之言。下視天祐末年。自詫清流之姦輔。猶豚鷺然。一列爲士。名義屬焉。受祿與否何較哉。天秩之倫。性植之正。周旋曲折。隱忍以全生。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唐之亡。三士而已。公卿大夫。惡足齒乎。司馬子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三子者。降志辱身。非可望伯夷之清塵者也。而能自標舉於濁亂之世。不易得也。後世無稱焉。宋人責人無已。而幽光揜。可勝歎哉。

極乎凶頑不逞之徒。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然則孔北海抗曹操而不勝。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况斐樞趙崇輩之以輕薄犯朱溫哉。張顥徐溫公遣牙兵攻其主而殺之。庭列白刃。集將吏而脅以奉己。其暴橫不在曹操朱溫下也。嚴可求以幕僚文筆之士。從容而進。折張顥吼怒之氣。使之柔以悅從。顥之凶威。不知何以遽若春冰之

消釋。惟其羈勒而莫之能違。勿謂淮南小國也。楊渥非天子也。張顥無董卓蕭道成之位尊權重也。白刃當前。一叱而腰領已絕矣。奚必卓道成而後能殺人哉。可求所秉者正。所忘者死。吏然委命而不見有可懼者。卽不見有可爭。其視顥猶蜂蠆耳。不觸之。不避之。徐用其割制。而怒張之氣自消。朱瑾曰。瑾橫戈衝犯大敵。今乃知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無他。瑾雖勇於殺人。而不能無畏死之心。憤然一往。理不及而莫持其終也。嗚呼。亂世豈乏人傑哉。可求當之矣。神閒則智不窮。志正則神不迫。卒使楊隆演不喪其世家。乃至感刺客而歛刃以退。漢唐之將亡。而得若人焉。郗慮柳璨。無所施其蘊載操溫之器。亦將撲矣。唐不能用可求。可求不爲唐用。而小試之淮南。僅爲霸府之砥柱。則何也。朝廷多躋沓浮薄之士。沮賢才而不達。而割據偏安之小國無之也。

高郁說馬殷。置回圖務運茶于河南北。賈之於梁。易繪續戰馬。而國以富。此後世茶馬之始也。古無茶稅。有之。曰唐德宗始。文宗時。王涯敗。矯改其政而罷之。然則茶稅非古宜罷之乎。非也。古之所無。後不得而增。增則病民者。謂古所可有而不有者也。古不可以有。而今可有之。則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奚病哉。茶者。古所無也。無茶而何稅也。周禮僅有六飲之制。孟子亦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而已。至漢王褒僅約。始有武都買茶之文。亦僅產於蜀。惟蜀飲之也。六代始行於江南。而河北猶斥之曰酪奴。唐乃徧天下。以爲濟渴之用。而不能隨地而有。惟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而厚得其利。其利也。

有十倍於耕桑之所獲者矣。古之取民也。耕者十一。漆林之稅。則二十而五。以漆林者。非飢寒待命之需也。均爲王民。不耕不桑。而逸獲不貲之利。則天下將舍耕而競於塲圃。故厚征之以抑末務。濟國用。而寬吾南畝之氓。則使古而有茶。其必厚征之以視漆林明矣。府其利於僅有之鄉。而天下日罄金錢絲粟。以歸之不稼不穡之家。其豪者籠山包阜。而享封君之奉。乃天下固無茶。而民無凍餒之傷。非有大利於民。而何恤其病。誠病矣。廢茶哇而不采。弗能稅也。雖稅之。而種者不休。采者不輟。何病之有哉。卽其病也。亦病夫射利之黠民。而非病吾旦耕夕織。救死不贍之民也。則推漆林之法。重稅而以易繪馬於不產之鄉。使三代王者生飲茶之世。未有於此而沾沾以市恩也。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問其所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無者。問其何以無。而或可興也。跬遵而步效之。黠民乃驕。樸民乃困。治之者適以亂之。寬其所不可寬者。不恤其所可恤。惡足以與於先王之道乎。

汴晉雌雄之勢。決於河北。故李克用坐視朱溫之吞唐。而莫之能問。以河北未收。畏其乘已也。朱溫下兗鄆。以西臨趙魏。勢亦便矣。乃河北者。自天寶以後。倔強自立。不可以勇力機謀。猝起而收之者也。魏博爲河北疆悍之最。羅紹威愚駭而內猜。欲自戕其心膂。溫於斯時。撫魏博而綏之。發紹威之狂謀。順衆志而逐之。擇軍中所悅服者。授以節鉞。則帥與兵交感。以樂爲用。以此北臨鎮定。乘劉仁恭父子之亂。蕩平幽燕。則克用坐

困於河東。卽得不亡。爲盧芳而已矣。而溫固賊也。殘殺之心。聞屠戮而心喜。烏合之衆。忌勝己而惟恐其不亡。八千家數萬人之命。黃口不免。於是而鎮定幽燕。人憂駢死。而怨溫徹骨矣。石公立曰。三尺童子。知其爲人。王鎔雖愚。通國之人。無有不爭死命者。羅紹威且悔而離心。王處直不待謀而自合。西迎克用。下并陘。以撫趙魏。而僞梁之亡。必矣。弱魏博以失輔者。溫自取之也。激鎮定以離心者。溫自取之也。魏博弱而鎮定無所憚者。溫自取之也。隔劉守光於冀北。使驕悖而折入於晉者。溫自取之也。禍莫大於樂殺人。危莫甚於殺強以自弱。而盜以此爲術。惡足以容身於天地之間哉。溫之亡。不待羣雛之還相翦滅也。惜乎無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

不仁者不可與言。非徒謂其無益也。言之無益。國亡家敗。而吾之辯說自伸於天下後世。雖弗能救禍。亦不因我而烈。則君子固有不忍緘默者。而不仁者不但然也。心之至不仁也。如膏之沸於鑊也。噀之以水。而燄乃益騰。惟天下之愚者。聞古人敢諫之風。挾在己偶然之得。起而強與之爭。試身於沸鑊。焚及其躬。而燄延於室。則亦可哀也已。若孫鶴之諫劉守光。是已。守光囚父殺兄。據彈丸之地。而欲折李存勗。南面稱帝。與朱溫爭長。不仁而至此極也。尙可與言哉。孫鶴懷小惠而犯其必斬之令。屢進危言。寸斬而死。鶴斬而守光之改元受冊也愈堅。鶴之愚實釀之矣。羅隱之諫錢鏐。鏐雖不從。而益重隱。惟其爲鏐也。馮涓之諫王建。建雖不從。而涓可引去。惟其爲建也。鏐與建猶可與

言言之無益。而二子之義自伸。鏐與建猶足以保疆土而貽子孫。夫亦視其心之仁。尙有存焉者否耳。至不仁者。置之不論之科。尙懷疑畏。觸其怒張之氣。必至橫流戈矛。乘一旦之可施。死亡在眉睫而不恤。是以箕子佯狂。伯夷遠避。不欲自我而益紂之惡也。况鶴與守光。無君臣之大義。而以腰領試暴人之白刃乎。且夫羅隱馮捐之說。以義言之也。鶴之說。以勢言之也。以義言。言雖不聽。而義不可屈。且生其內媿之心。以勢言。則彼暴人者。方與天下爭勢。而折之曰。汝不如也。則暴人益憤矣。匹夫搏拳相控。告以不敵。而必忘其死。守光有土可據。有兵可恃。且爲天子而夕死。鶴惡能諒以不能哉。鶴小人也。不知義而偷安以徼幸之智也。徒殺其身。激守光而族滅之。與不仁者相曜。投以肺腸。則亦不仁而已矣。故曰。不仁者不可與言。戒君子之夙遠之以勿助其惡也。

張承業請李存勗遣使賀劉守光之稱帝以驕之。唐高祖驕李密之故智也。密終降而授首。守光終虜而伏誅。所謂獸之搏也。必躡其足。禽之擊也。必戢其翼。權謀之險術。王者所弗尙也。存勗聞守光之自尊。欲伐之矣。然則伐之爲正乎。可伐之罪。在彼已極。執言申討。師則有名矣。而徒恃其名以責人之逆。反之於己。旣無天與人歸之實。亦無撥亂安民之志。且於固本自強之術。未有得也。憑氣而爭。奚必勝之在己哉。王者以義興師。而四方攸服。非徒以其名也。唐高初定長安。殘隋未翦。怒李密之妄而挑之。密且扼關以困己。而內受劉武周薛舉之逼。則唐高之事敗矣。李存勗孤處河東。鎮定之交未

固朱溫之勢方張。空國以與狂騃之豎子。爭虛名於幽薊。鎮定疑而河中起搗其虛。則存勗之亡必矣。繇是言之。推尊以驕之。非義之所許。憤怒而攻之。抑爲謀之不臧。使王者而處此。將如之何哉。王者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彼枵然自大者。何足比數乎。脆弱者必折。暴興者必萎。冥行者必躓。天怒人怨者。必見絕於天人。知之既審。視之如螟動之蟲。無待吾之爭。而抑無容驕之也。其來也。以非禮加我而未甚也。姑應之以禮。而告之以正可也。其以非禮加我而不可忍也。閉關以絕其使命而已。欲犯我而我無啓釁之端。欲狎我而我居是非之外。秉義以自彊。固本以待時。飭邊陲之守。杜小利之爭。凝靜不撓。而飄風疾雨。坐視其消散。或人亡之而爲我驅除。或惡已窮而徐申吾天討。則兩者之失亡。而貞勝之理得矣。天下莫敢不服。後世無得而訾矣。張承業何足以及此哉。克用父子之終。以詐力窮。而不能混一區宇。國祚不延。與假義挑兵者。均之失也。莊生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勇而悻怒。智而詐譏。皆流水之波也。稍靜以止。而得失昭然。豈難知哉。唐高姑以一紙報李密。差賢於存勗之往賀。雖非王者之道。而猶足以興毫釐之差。亦相懸絕矣。李存勗據河東。與朱溫爭天下。亦已久矣。所任者皆搏擊之雄。無有人焉。贊其大計。爲立國之規者也。其畧用士人參帷幕者。自馮道始。沙陀之不永。四易姓。而天下終裂。於此可知已。劉守光之兇虐。觸之必死。其攻易定。犯彊晉。道諫之而繫獄。然免於刀鋸。逸出而西奔者何也。孫鶴之流。力爭得失。是以滅身。道之諫。

之也。其辭必遜。且脂韋之性。素爲守光所狎。而左右宵人。固與無猜。是以全也。守光囚父殺兄。而道不言。其有言也。皆舍大以規小。留餘地以自全。而聊以避緘默之咎者也。豈徒於守光爲然哉。其更事數姓也。李存勗之滅梁而驕。狎倡優客糧賜也。而道不言。忌郭崇韜激蜀兵以復反。而道不言。李從珂挑石敬瑭以速禍。而道不言。石重貴不量力固本。以亟與虜爭。而道不言。劉承祐狎羣小殺大臣。而道不言。數十年民之憔悴於虐政。流離死亡以瀕盡。而道不言。其或言也。則摘小疵以示直。聽則居功不聽。而終免於斥逐。視人國之存亡。若浮雲之聚散。眞所謂讒諂面諛之臣也。劉守光不能殺。而誰能殺之邪。克用父子經營天下數十年。僅得一士焉。則道也。其所議之帷棄而施之天下者。槩可知矣。嗚呼。人知道之墮節以臣人。不知其挾小慧以媚主。國未亡而道已讎其賣主之術。非一日矣。此數主者。顛到背亂於黼辰。道且尸位而待焉。不知其何以導諛也。然而不傳者。摘小過以炫直。自飾而藏姦。世固未易察也。

篡弒以叨天位。操懿以下亦多有之。若夫惡極於無可加。而勢亦易於剿絕。無有如朱溫者。時無人焉。亟起而伸天討。誠可歎也。其弒兩君也。公然爲之。而無所揜飾。其篡大位也。咆哮急得。而並廢虛文。其禽獸行。徧諸子婦也。而以此爲予奪。其嗜殺也。一言一笑。而流血成渠。以朱榮高洋安祿山之所不爲者。溫皆爲之。而無忌。乃以勢言之。而抑不足以雄也。西挫於李茂貞。東折於楊行密。王建在蜀。視之蔑如也。羅紹威馬殷錢鏐。

高季昌。雖暫爾屈從。而一兵一尺土。粒米寸絲。不爲之用。其地則西不至郿岐。東不逾許
蔡。南不過宛鄧。北不越宋衛。自長安達兗鄆。橫亘一線。界破天中。而四旁夾之者。皆擁
堅城。率勁卒以相臨。其將帥則楊師厚。劉鄩。王彥章之流。皆血勇小慧。而不知用兵之
畧。其輔佐則李振。敬翔。出賊殺人詔。諛而不知建國之方。乃至以口腹而任段凝。爲心
膂。授之兵柄。使抗大敵。而不恤敗亡。取其君臣而統論之。貪食漁色。樂殺蔑倫。一盜而
已矣。而旣篡以後。日老以昏。亦祿山在東都。黃巢踞長安之勢也。於是時也。矯起而撲
滅之。不再舉而功已就矣。所難者。猶未有內釁之可乘耳。未幾而朱友珪梟獍之刃。已
刺元惡之腹。兄弟尋兵。國內大亂。則乘而薄之。尤易於反掌。然而終無其人焉。故曰。誠
可歎也。李存勗方有事於幽燕。而不遑速進。天討之稽。有自來矣。蓋存勗一將帥之才
耳。平一海宇之畧。討逆誅暴之義。非其所可勝任也。使能滅朱溫父子。定汴維。劉守光
瑣瑣狂夫。坐窮於絕塞。將焉往哉。困吾力以與守光爭勝負。朱友貞乃復以寬緩收離
散之衆。相持於河上。梁雖滅而存勗之精華已竭矣。嗚呼。楊行密不死於朱溫淫昏之
前。可與有爲者。其在淮南乎。乘彼自亡之機。掩孤雛於宛雒。存勗弗能抗也。行密死。楊
渥弑。隆演寄立人上。除溫挾內奪之心。不能出睢毫以行天討。尙誰望哉。行密者。尙知
安民固本。任將錄賢。非存勗之僅以斬將擐旗爲能者也。故天祐以後。天下無君。必欲
與之。淮南而已。然而終弗能焉。故曰。誠可歎也。

夫人無一可恃者也。已恃之人亦以名歸之。名之所歸。人之防之也深。禦之也力。而能終有所恃者無有。以勇名者。人以勇禦之而死於勇。以謀名者。人以謀禦之而死於謀。二者俱自亡之道也。而謀爲甚。何也。勇者一與一相當者也。萬刃林立而所當者一二人。其他皆疏隔而不相及者也。故抑必以謀勝之。而不易以勇相禦。謀則退而揣之者。盡人可測也。合千萬人一得之慮。晝忖而夕度之。制之一朝。而非一朝之積也。一人有涯之機智。應無涯之事變。而欲以勝千萬人之忖度乎。夫惟明於大計者。其所熟審而見爲然之理勢。皆可與人共知之。而無所匿。持之甚堅。處之甚靜。小利不爭。小害不避。時或乘人之瑕。而因機以發。其謀雖奇。人且玩之而不覺。事竟功成。而人乃知其不可測也。此之謂善謀。若夫機變捷巧。自恃其智。而以善謀名矣。目一瞬而人疑之手一指。而人猜之。知其靜者非靜。而動者非動也。於是此謀方起。人之測之也已先。既已測之。無難相迎而相距。猶且自神其術曰。吾謀不可測也。其不敗也鮮矣。劉鄩與晉兵相距於魏。鄩乘虛潛去。以襲晉。奇謀也。然使鄩素以持重行師。御堂堂正正之衆。無譁詐出沒之智名。則晉人抑且與相忘。偶一用謀。而晉陽且入其彀中矣。乃鄩固以謀自恃。而人以善謀之名歸之也。存勗曰。吾聞劉鄩一步百計。嗚呼。斯名也。而詎可當者。語亦人窺之。默亦人窺之。進亦人窺之。退亦人窺之。無所不用其窺。雖有九地九天之變計。無不在人心目中矣。無不見制於人。而遑足以制人乎。是以小勇者。大勇之所不用。小

智者。大智之所不事。固吾本。養吾氣。立於不可勝之地。彼且自授我以勝。而我不勞。王者之用兵。無敵於天下。惟此也。故牧誓之戒衆也。惟申以步伐之法。作其赳桓之氣。而謀不與焉。夫豈但用兵爲然哉。兵險道也。而猶然。况乎君子之守身涉世。以出門而交天下。其可使人稱之曰。此智士也乎。

夷狄之彊也。以其法制之疏畧。居處衣食之粗獷。養其驕悍之氣。弗改其俗。而大利存焉。然而中國亦因之以免於害。一旦革而以中國之道參之。則彼之利害相半矣。其利者可漸以雄長於中國。而其害也。彼亦自此而弱矣。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自安其逐水草。習射獵。忘君臣。畧昏宦。馳突無恒之素。而中國莫能制之。乃不知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昏姻仕進之可榮。則且視中國爲不可安之叢棘。而中國之人。被掠以役於彼者。亦怨苦而不爲之用。兩相忘也。交相利也。此順天之紀。因人之情。各安其所之道也。中行衍說匈奴不貴漢之繒帛。而匈奴益彊。然其入寇之害。亦自此殺矣。單于雖有不逞之志。而中國之玉帛子女。旣爲其俗之所不貴。城郭宮室。旣爲其居之所不安。則其名王大人。至於部衆。咸無所歆羨。而必不效死以爲單于用。匈奴自強。而漢亦以安。此相忘之利也。曹操遷匈奴餘衆於河西。婚宦寢食居處變其俗。而雜用中國之法。於是乎啓懷愍之禍。然而劉石慕容苻赫連之族。亦如朝菌之榮。未久而萎。其俗易。其利失。其本先弱也。韓延徽爲守光所遣。入契

丹拘留不返。因敎以建牙築城。立市墾田。分族類。辨昏姻。稱帝改元。契丹以是威服小夷。而契丹之俗變矣。阿保機之悍。亦自此而柔矣。非石敬瑭延而進之。莫能如中國何也。雜華夷而兩用之。其害天下也乃烈。中國有明君良將。則夷以之衰。無人焉。則導之以中國之可欲。而人思掠奪。則中國以亡。延徽雖曰。我在此。契丹不南牧。然其以貽毒中國者。不如中行衍之彊匈奴。卽以安漢也。女眞之陷汴。張穀郭藥師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劉整之使之也。阿骨打鐵木眞彊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國憲之輝煌赫奕者。使之健羨。則彼且忘其所恃。奔欲以交靡亂人之害。亦酷矣哉。又况許衡虞集。以聖人之道。爲沐猴之冠。而道喪於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

劉巖曰。中國紛紛。孰爲天子。此唐亡以後。五十餘年之定案也。巖旣已知之矣。而又擁海隅一曲之地。自號爲帝。趙光裔楊洞潛李殷衡之瑣瑣者。冒宰輔之榮名。鄭紫曰。歇後鄭五爲宰相。時事可知矣。而終就之。然後乞身而去。則亦歸田之相矣。自知之。自哂之。復自蹈之。苟徼一日之浮榮。爲天下僂。爲天下笑而已矣。嗚呼。人可不自念也哉。於人則智。自知則愚。事先則明。臨事而暗。隨世以遷流。則必與世而同。其敗人可不自念也哉。勿論世也。且先問諸己。勿徒問之己也。必有以異乎世。桀紂方繼世以守禹湯之明祀。而湯武之革命不疑。周敬王方正位於成周。齊晉且資其號令。而孔子作春秋。操南面命討之權。夫豈問世哉。若其不可。則孫權勸進。而曹操猶知笑之。唐高祖推戴李

密而爲光祿卿以死。皆夫人之炯鑒也。無德而欲爲君。無道而欲爲師。無勇而欲爲將。帥無學而欲爲文人。曰。天下紛紛。皆已然矣。吾亦爲之。詎不可哉。始而慙。繼而疑。未幾而且自信。無患乎無人之相誘以相推也。鑒於流水者。固無定影也。童子見伎人之上竿而效之。或悲之。或笑之。雖有愛之者。莫能禁也。悲夫。

湯纘禹服。武反商政。王道以相師而底於成。夫湯豈但師禹。武豈但師湯哉。必師禹者。其祇台。必師湯者。其聖敬也。德不可降也。若夫立法創制之善者。夏殷之嗣王。不必其賢於我。而可師者。皆師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尙書錄秦穆之誓。春秋序齊桓之績。以爲一得之賢。可以爲萬世法也。必規規然守一先生之言。步之趨之。外此者。皆曰不足法也。何其好善之量不宏。擇善之情不篤也。唐始置樞密使。以司戎事。而以宦官爲之。遂覆天下。夫以軍政任刑人。誠足以喪邦。而樞密之官。有專司。固法之不可廢者也。王建割據西川。卑卑不足與於王霸之列。而因唐之制。置樞密使。以授士人。則兵權有所統。軍機有所裁。人主大臣。折衝於尊俎。酌唐之得失。以歸於正。王者復起。不能易也。於是。一時僭僞之主。多效之。而宋因之。建其允爲王者師矣。兵戎者。國之大事。汎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長。執其常。不恤其變。變已極。猶恐不守其常。文書期會。煩苛瑣屑。以決呼吸之安危。有兵無異於無兵。掌征伐者。無異於未嘗掌矣。屬吏各持異議。胥史亦握樞機。奏報會議。喧騰於廷。閒諜已輸於寇。於是天子有所欲爲。而不敢洩者。不得不

寄之奄人。故曰。無異於無兵。無異於無掌征伐者也。宋設樞密使。而不救其弱喪者。童貫等擅之耳。高宗以後。懲貫之失。官雖設而權不歸。藉令建炎之世。有專任恢復之事者。爲韓岳之宗主。而張俊劉光世之儔。莫敢不聽命焉。秦檜湯思退。惡得持異議以沮之哉。宋季之虛設。猶不設也。自是以還。竟廢之。而以委之次登八座。株守其職之尙書。與新進無識之職方。將無曰。此唐之敝政。王建之陋術。不足取法。而吾所師者。周官之王道也。以之箝天下言治者之口。則足矣。弱中國。孤天子。皆所弗恤。石敬瑭廢之而速亡於契丹。庸徒愈乎。

宋齊邱請徐知誥除輸錢代折之法。令丁稅悉輸穀帛。絲是江淮曠土益闢。國民兩富。其故何也。楊氏之有國也。西北不踰淮。東不過常州。南不過宣州。皆水國也。時無冬夏日無晝夜。舟楫可通。無浹旬在道之久。無越山開水之難。則所輸粟帛。無黦敝紅朽之患。民固無推轂經時之費。無耗蠹賠償之害。惡得而不利也。地無幾。稅亦有涯。上之受而藏之也。亦不致歷年未放淹滯陳腐之傷。上亦惡得而不利也。且於時天下割裂。封疆各守。戰爭日尋。商賈不通。民有有餘之粟帛。無可貿遷以易金錢。江淮之間。無銅鉛之產。以供鼓鑄。而必待錢於異國。粟帛滯而錢窮。取其有餘。不責其不足。耕夫紅女。得粒米寸絲。而可應追呼。非四海一家。商賈通而金錢易得之比也。是以齊邱言之。知誥行之。因其時。就其地。以撫其人民。而國民交利。豈虛也哉。惟然而不可以爲古今天下。

之通法。亦較然矣。轉輸於數千里之外。越崇山。踰絕險。堰涸水。犯狂濤。一石之費。動踰數倍。漂流溼壞。重貲追償。山積藪藏。不堪衣食。謂齊邱知誥爲良法。而師之民以死。國以貧。豈有爽乎。舟行而汲者。以孟水。林居而樵者。以手折薪。市廛而欲效之。其愚也不待哂也。十畝之農。計粒而炊。乃不餒。饔蔬之子。以囊貯錢。乃不失。陶猗而欲師之。其窮也可立待也。聞古人一得之長。據陳言而信爲良法。若此類者衆矣。困天下以自困。不足與有言久矣。

徐溫大破錢鏐。知誥請乘勝東取蘇州。溫念離亂久而民困。因鏐之懼。戢兵息民。使兩地各安其業。而曰。豈不樂哉。藹然仁者之言乎。自廣明喪亂以來。能念此者誰邪。而不謂溫以武人之能爾也。均與人爲倫。則不忍人之死。人之同心也。而習氣能奪之。天方降割於民。於是數不仁之人。倡之而鼓動天下。以胥流於殘忍。非必有利存焉。害且隨之。如影響。而汶汶逐逐。惟殺是甘。羣起以相爲流轉。乃習氣者無根株者也。有一人焉。一念之明。一言之中。一事之順。幸而有其成效。則相因以動。而惻隱羞惡之天良。復伸於天下。隨其力之大小。心之醇疵。以爲其感動之遠近。苟被其澤。無不見功於當時。延及於數世。則楊行密是已。當行密之時。朱溫奏宗權李罕之高駢之流。凶風交扇於海內。乘權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權者既以殺人爲樂。民亦以相殺爲樂。剽奪爭刦。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己者。莫能解也。行密起於卒伍。亦力戰以有江淮。

乃忽退而自念。爲固本保邦之謀。屢勝朱溫。顧且畫地自全。而不急與虎狼爭食。於是江淮之寡妻弱子。幸保其腰領。以授之徐溫。溫乃以知全民之爲利。而歆動以生其不忍昧之心。蓋自是江淮之謀臣戰士。乘暴興之氣。河決火延。以塗人肝腦於原野者。皆廢然返矣。故撫有江淮。至於李煜而幾爲樂土。溫之所謂樂者。人咸喻焉。而保其樂。溫且幾於仁者。要皆行密息浮情。斂狂氣。於習氣熾然之中。所培植而生起者也。則行密之爲功於亂世。亦大矣哉。嗚呼。習氣之動也。得意則驕。以益盈。失勢則激而妄逞。仰不見有天。俯不見有地。外不知有人。內不知有己。易曰。迷復凶。惟其迷。是以不復。有能復者。然後知其迷也。十年不克七日而反。存乎一人一念而已矣。當乾坤流血之日。而溫有是言。以留東南千里之生命於二十餘年。雖一隅也。其所施及者廣矣。極亂之世。獨立以導天下於惻隱羞惡之中。勿憂其孤也。將有繼起而成之者。故行密之後。必有徐溫。此天地之心也。不可息焉者也。

嚴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法益峻。貪益甚。政益亂。民益死。國乃以亡。羣有司衆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憚而不敢。皆視上官而已。上官之虐取也。不卽施於百姓。必假手下吏以爲之漁獵。下吏因之。以讎其箕斂。然其所得於上奉之餘者。亦僅矣。而百姓之怨毒詛呪。乃至叩閭號愬者。惟知有下吏。而不知賊害之所自生。下吏既與上官爲鷹犬。復代上官受繯紲。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將責上官以嚴

糾下吏之貪。可使無所容其私乎。此尤必不可者也。胥爲貪。而狡者得上官之心。其虐取也尤劇。其餽獻也彌豐。惟瑣瑣簞豆之闕吏。吝纖芥以封殖。參効在前。而不恤顧。其爲蠹於民者。亦無幾也。且有慎守官廉。偶一不檢。而無從置辯者矣。故下吏之貪。非人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吏者之所容糾也。惟嚴之於上官而已矣。嚴之於上官。而貪息於守令。下逮於簿尉胥隸。皆喙息而不敢逞。君無苛核之過。民無訟上之愆。豈必炫明察以照窮簷哉。吏安職業。民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下吏散於郡邑。如彼其遼闊也。此受誅而彼固不戢。巧者逃焉。幸者免焉。上官則九州之大。十數人而已。司憲者弗難知也。居中司憲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難知也。顧佐潔身於臺端。而天下無貪吏。握風紀之樞。以移易清濁之風者。止在一人。慎之於選任之日。獎之以君子之道。奚必察於偏方下邑。而待小民之訐訟其長上乎。楊廷式按縣令之受賕。請先械繫張崇。而曰崇取民財。轉獻都統。歸責於徐知誥也。可謂知治本矣。

張承業之忠。忠於沙陀耳。或曰。唐之遺忠。豈定論哉。李存勗得傳國寶。將稱帝。承業亟諫止之。欲其滅朱氏。求唐後復立之。削平吳蜀。則天下自歸。雖高祖太宗復生。不敢復居其上。以立萬世之基。此其以曹操劉裕處存勗。而使長有天下也。明甚。豈果有存唐復辟之心乎。使能求唐後以立邪。則朱溫篡奪之日。可早立以收人心。承業噤不一語。而必待朱氏既滅之後。此則何心。惡莫大於弑君。而篡國次之。篡者北面稱臣。而又攘

奪之之謂也。若夫故主已亡。乘天下無君以自立。則抑可從末滅矣。使沙陀滅逆賊。定天下。而退守臣服。洵忠臣之效也。沙陀卽不能然。而承業以此爲志。功雖不就。自不損其孤忠。乃承業不然。陽奉李氏爲沙陀欺天下之囑。藉令果如其言。朱氏滅。吳蜀平。建不世之功。擁震主之威。然後脅贅疣之君。奉神器以歸己。爲之君者。柔懦而安於亡。則如晉恭帝之欣然執筆。而終不免於鳩。如其挾不平以圖存。則成濟之刃。且刺其胸。存勗之果。成乎篡弑。而李氏之子。以頸血易一日之袞冕。不已慘乎。躁人之意計。偷求一旦之尊榮。姦人之權謀。敢竊欺天之名義。承業奄人耳。盡心於沙陀。而欲欺天下。無足怪者。君子固不可罔也。存勗不從其策。猶得免於篡弑之元惡。而李氏之苗裔。不致如元魏宇文之赤族。飾虛名以伏隱憂。猶且謂承業之忠於唐也。導天下以僞而賊仁義。必斯言也夫。

朱溫滅後。五姓之主中土者。皆旋奪於握兵之臣。卽不能奪。而稱兵以思奪者。此撲而彼興。無他。惟無相而已。無相者。非必其時之無人也。抑非偏任武人。而相不能操國柄也。藉令有其人。欲授之國柄。固將不能。何也。崛起之日。初不與聞大計。一旦稱帝。姑且求一二人以具員。而置之百僚之上。如仗象然。誰從而聽之哉。李存勗之欲爲帝久矣。日率將士。以與朱氏爭存亡。而內所任者。故奄張承業。外則姑以馮道司筆墨而已。未嘗一日運日游心於天下士。求一可任者。與定大謀。經畫天下之治理。至於梁勢將傾。

衆爭勸進之日。乃就四鎮判官。求一二人以爲相。大謀非所與聞。大任非所夙擬。其主雖聞名。而非所矜式。其將相雖覲面。而不與周旋。一旦加以枚卜之虛名。使處百僚之上。彼挾百戰之功。匡扶以起者。固曰何從有此。忽起在位之人。居吾上邪。彼固藉我以取富貴。而惡能不惟我是從乎。漢高相蕭何。乃至叱諸將之功爲狗而不怒者。實有大服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豆盧革。盧程。依戎。慕以起家。惡足勝其任哉。名之曰相。實均於無相。樞密得操其行止。藩鎮直視爲衙官。天子孤立。心膂無託。奪之也如吹檣。弗復有難焉者矣。天下可無相也。則亦可無君也。相輕於鴻毛。則君不能重於泰山也。故胡氏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大有爲者。求之夙。任之重。得一二人。而子孫黎民。世食其福矣。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自朱溫以至柴氏。七姓十五人。據中土而稱帝。天下後世因而帝之。乃當時之臣民。固不傾心奉之以爲君。劫於其威。而姑號之曰天子。君臣之倫。至此而滅裂盡矣。尤可憫者。併其父子而亂之。漫取一人而子之。遂謂之子。漫推一鬼而祖考之。遂謂之祖考。於是神怒於上。人迷於下。父子之恩。以名相假。以利相蒙。其與禽獸之聚散也。奚別。如是而猶望天下之有君臣也。必不可得之數矣。沙陀夷酋耳。唐蔑天逆理而賜之姓。遂假以競於朱溫曰。吾李氏子也。存勗稱帝。仍號曰唐。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雜

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之中而祖之。唐之祖宗。能不恫怨於幽乎。嗣是而徐知誥者。不知爲誰氏之子。乃自撰五世名諱。選吳王恪而祖之。嗚呼。蔑論隴西之苗裔。猶散處於人間。天之弗祐。亡則亡耳。絕則絕耳。何忍取夷狄盜賊之子。而以爲子孫哉。所謂辱甚於死亡也。後世史官。猶從而獎之曰。此唐也。可以紹李氏之統者也。天理無餘。人心盡極。至此而人不足以存矣。詩不云乎。謂他人父。終莫我顧。逆風所煽。號爲天子者且然。又何怪乎賈謐秦熹之燼亂天常也。

李存勗不可以爲天子。然固將帥之才也。知用兵之畧矣。得英主而御之。與韓信齒。奚以明其然邪。驍之走也。捷於虎。卒爲虎獲者。數反顧也。規規恃其穴以爲所據。其偶敗也。急奔而護其穴。其勝也。復慮人之乘已而內焚。於是未潰而外失。可乘之機。敵且蹙之。使自斃於穴中。未有不敗者也。存勗知此矣。自克用以來。太原其根本也。則澤潞其喉吭也。太行之險一失。則井陘之道且危。存勗殫全力以圖東方。澶鄆懸隔千里之外。閒以趙魏。潞州叛。澤州陷。太原內蹙。而東出之師。若脊斷而不能舉。於斯時也。不知兵者。必且舍澶鄆以旋師而西顧。乃一受其掣。而跟踰以返。王彥章之流。躡其跡而乘之。太原其委命之墟矣。而存勗之計此決矣。李繼韜之內叛。視若疥癬。澤州之失。惟惜斐約。而棄若贅疣。急攻楊劉。疾趨汴維。一戰而朱氏以亡。其神矣哉。太原自克用修繕城隍以來。非旦夕可拔者。大兵集於東方。繼韜雖狡。梁人雖驚。必不敢遽爾合圍。不憂

歸師之夾逼。敵見吾視澤潞之亂。若罔聞。則益不測吾之所爲。膽先自破。沮其乘虛之計。而河上之師。終恃此以爲撓我之令圖。則慮我之情緩。而相防之計疏。此一舉而襲梁都。夷友貞。平河南。規恢之大畧也。微韓信孰足以及此。謂存勗爲將帥之才。非虛加之矣。納其身於內。而外日陵乘而不能禦。投其身於外。則內雖未固而自可無虞。大畧可以不傾。則姑置之。而縱橫游衍。無不可以自得。此處身之善地。卽安心之妙術也。嗚呼。知此者鮮矣。項羽急返西楚。而漢追之。唐置太原。聽劉武周梁師都之侵犯。以亟攻東都。而三寇皆夷。得失之機。決於此耳。庸人怙其所已得。志士忘其所已能。志量之不一。善敗之所自殊也。知此者。可與立功。可與定亂。可與進善。可與廣業。明此者。晬此者。愚。豈徒用兵爲然哉。

成而不傾。敗而不亡。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智非所及也。量者心之體。智者心之用。用者用其體。體不定。則用不足以行。體不定而用或有所當。惟其機也。機者發而可中。而不足以持久。雖成必敗。苟敗必亡。故曰。非智所及也。項羽李存勗。戰而必勝。犯大敵而不撓。非徒其勇也。知機之捷亦智矣。然而卒以傾亡者。豈智之遽窮乎。智則未有不窮者也。項羽不足以持敗。一摧於垓下。遂憤悲失守而自刎。量不足以勝之也。藉令戢悍悻之怒。渡江東以爲後圖。韓彭英布。非不可移易而必忠於漢者。收餘衆。閒羣雄。更起而角死力。漢亦疲矣。而羽不能者。量止於一勝之威。敗出於意外。而弗能自固也。羽可

以居勝。而不可以持敗。故敗則必亡。存勗可以忍敗。而不足以處勝。故勝則必傾。一也。李嗣源定入汴之策。既滅朱友貞。一入汴而以頭觸嗣源曰。天下與爾共之。卒爲嗣源所迫。身死國亡。量不足以受之也。藉令忍沾沾之喜。以從容論功而行賞。人且喻於君臣之義。雖有大勳。亦分誼所當盡。嗣源雖挾不軌之心。無有爲之效命者。自斂雄心。以俯聽。而存勗不能者。量盡於爭戰之中。勝出於意外。而弗能自抑也。漢高一敗於彭城。再敗於滎陽。跳身孤走。而神不爲怵。故項羽終屈其難折之鋒。宋祖端居汴京。曹彬爲下江南。收六十餘年割據不服數千里之疆土。而不輕授以使相。故功臣終安臣節。而天下定成大業者。在量而不在智明矣。量者。定體於恆者也。體定於百年之長慮。而後機不失於俄頃之利鈍。憂喜變遷。須臾不制。轉念知非。而勢已成乎莫挽。惟定體之。不立故也。敗則惟死而已。勝則驕淫侈靡。無所汙止。羽存勗之以傾敗終也。決於此耳。生之與死。成之與敗。皆理勢之必有。相爲圓轉。而不可測者也。既以身任天下。則死之與敗。非意外之凶危。生之與成。抑固然之籌畫。生而知其或死。則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敗而知有可成。則成而抑思其且可以敗。生死死生。成敗敗成。流轉於時勢。而皆有量以受之。如丸善走。不能踰越於盤中。其不動也如山。其決機也如水。此所謂守氣也。氣守而心不動。乃以得百里之地。而覲諸侯。有天下。傳世長久而不危。豈徒介然之勇。再鼓而衰。不足恃哉。智足以制勝。而俄頃之間。大憂大喜之所乘。聲音笑貌。傳其搖蕩無主。

之喪。傾敗卽成。乎莫挽。豪傑之與凡民。其大辨也在此夫。

五代中

伐蜀之役。郭崇韜諫止。段凝爲帥。議正而事允矣。其復止李嗣源之行。則崇韜之自滅。與滅唐也。皆在於此。崇韜請遣繼岌。固知繼岌之不可獨任。而必需己副之。名爲繼岌。實自將也。崇韜之辭鎮汴州也。曰。臣富貴已極至此。而又貪平蜀之功利。豈冒昧不止哉。蓋以伐蜀爲自全之計。而反以此自滅者何也。位尊權重。其主已疑。內有豔妻。外多宵小。稍稍裁正。衆方側目。故憂內之不可久居。而欲息肩於閩外。上挾冢嗣。下結衆將。相倚以安。冀可遠讒人之怨。以自立於不拔之地。可謂謀之已工矣。乃不知讒佞交加之日。顧離人主左右。握重兵。據腴土。成大功。媚忌益深。在廷者又以睽離不親。心皆解散。固將益附姦邪。而聽其嗾噬。况乎奄有王建畜積之藏。多受降將邀歡之賄。躡鍾會之已迹。而益以貪。則必罹驍瓘之網羅。而弗能辯。誅死在眉睫而不悟。其工也正其愚矣。李嗣源有河上先歸之費。載入汴。決策之功。假之以兵。資之以蜀。則且爲王建而爲朱邪氏樹一勁敵於西方。故崇韜身任之。以抑嗣源。損其威望。而使易制。俾存勗無西鄉之憂。其爲存勗謀也。亦可謂工矣。而不知蠶叢一隅。以叛易。以守難。若欲窺秦隴。出劍閣。以爭衡於中國。則諸葛且不能得志。故曹丕曰。囚亮於山。嗣源卽懷異志。惡能度越重險。以犯順。何似擅河朔之富彊。拊怵雒之項背。建瓴南下。勢無與遏邪。畏虎豹之

在山林。乃驅之以居園坦之右。便其噬攫。而崇韜不知也。朱邪氏之寇。深於腹心矣。繼
岌欲使立功以定儲者也。而殺崇韜者繼岌。董璋孟知祥所倚以鎮撫諸將而定蜀者
也。而亂蜀者璋與知祥。抒忠而逢怒。推信而召逆。自後觀之。其愚甚矣。乃一皆崇韜之
夜思早作。自謂十全之遠慮也。繇此思之。退而全身。進而已亂。豈智計之能勝任哉。抑
彊止逆。弭妬消嫌之術。豈有他焉。勿尸功。勿府利。靖諸己以立於危亂之中。則猜主佞
臣與震主之權。皆翕伏於鎮定之下。崇韜固不足以與於斯也。禍不速於反掌。足爲永
鑒已。

受命專征。伐人之國而滅之。大功之所歸。尤大利之所集也。既已據土而有國。其蓄積
必饒。既已有國而又亡之。其黷貨而寶珠玉也。必多藏以召奪。且其權貴納款。欲免誅
夷而徼新寵。其薦賄也。必輦載以湊大帥之門。其爲大利之所集也。必矣。大功不可居
而非不可居也。曹彬與平西蜀。獨下江南。而任兼將相。世享榮名。大功灼然在己。而豈
容遜避。所以自免於危者利耳。且夫功成而上爲主忌。下召人疑者。惟恐其得衆而足
以興也。十夫之聚。必以豚酒。蠱民歸己。必以私恩。籠絡智謀勇力之夫。必以餽贈。兵甲
芻糧之費。必以家藏。藉令功成歸第之日。車還甲散。行橐蕭然。遊士無所覲而不躡其
門。百姓與相忘而不歆其惠。應門皆樸櫟之人。宴會無珠璣之客。則雖猜主佞臣。亦諒
其不足有爲。而坦然信之。左右佞幸。亦知其無可求索。而恩怨兩消。雖有震主之功名。

亦何不道然於曠夷之宇哉。諸葛公曰。淡泊以明志。故薄田株桑。所以踐其言。而允保忠勳之譽。豈虛也哉。夫郭崇韜者。惡足以知此乎。其主旣已忌之矣。哲婦壬人。又爭變黑白。以將置之死。而滅蜀之日。貨寶妓樂。充物其庭。以此而欲求免於死也。必不可得之數也。嗚呼。豈徒爲人臣者受命專征。以亡國之貨寶喪其身哉。人主之不以此而貽子孫黎民之害者。蓋亦鮮矣。漢高帝之入關也。秦併六國。舉九州數百年之貨寶。填委於咸陽。古今之大利。亦古今之至危。不可居者也。樊噲一武夫耳。知其不可據。而斥之如糞土。帝聽其言。爲封府庫。非但當時消項羽之惡怒。遠害於鴻門也。且自羽焚宮以後。秦之所積。蕩然四散。而關中無鈎金尺帛之留。然而旣有天下。古今稱富者。莫漢若也。唐起太原。而東都之藏。已糜於李密。王世充之手。江都之積。又盡於宇文化及之徒。蕩然一虛枵之天下。唐得之而海內之富。上埒於漢宋。則坐擁郭氏世積之資。獲孟景李煜劉鋹之積。受錢俶空國之獻。其所得非漢唐之比也。乃不數傳而子孫汲汲以憂貧。進王安石呂惠卿。以奪民之錙銖。而不救其亡。合而觀之。則貧者富而富者貧。審矣。所以然者。何也。天子以天下爲藏者也。知天下之皆其藏。則無待於盈餘。而不憂其不足。從容調劑於上下虛盈之中。恒見有餘。而用以舒而自裕。開創之主。旣挾勝國之財。爲其私橐。愚昧之子孫。規規然曰。此吾之所世守也。以天子而僅有此。則天下皆非其天下。而任之貪竄之臣。貪者竊而竄者廢。國乃果貧。則虐取於民。而民乃不免於死。侈

者既輕於縱欲。吝者益競於厚藏。侈猶可言也。至於吝而極矣。朽敝於泥土之中。乾沒於戚宦之手。猶且羨前人之富。而思附益之。卒有水旱。民填溝壑。或遇寇亂。勢窮輸輓。乃更竊竊然惟恐所司望吾私積。而蔽護益堅。若田野多藏之鄙夫。畏人之求貸。而蹙額以告匱。惡知有天下之爲天子哉。守其先世之寶藏。以爲保家之懦夫而已。匹夫而懷是心。且足以亡家而喪其軀命。況天子乎。漢唐之富。富以其無也。宋之貧。貧以其有也。國亡身戮。更留此以爲後起敗亡之媒。哀哉。武王散鹿臺鉅橋之積。非徒以仁民也。不使腐穢之藏。教子孫以侈吝也。李存勗之爲君。郭崇韜之爲將。斗筲耳。以利相怨。而交齧以亡。又何足算哉。

有一言可以致福。有一言可以召禍。聽其言。知其所以言。吉凶之幾決矣。言固有飾爲之者焉。從容擬議而撰之以言。行固不踐。心固不存。又有甚者。假義以讎利。假仁以讎忍。是非不生於心。吉凶固不應也。至於危困交於身。衆論搖於外。生死存亡取舍趨避。閒不容髮之際。於此而有言。則其心無他。而言非僞飾。此則吉凶之幾。所自決也。李嗣源當郭崇韜李存乂李繼麟駢首夷族之日。朱守殷戒以震主之勳。勸爲遠禍之策。而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委之於命耳。斯言也。可以全身。可以致福。終以奄有朱邪氏之國。不亦宜乎。奚以知其言之從心。而非中懷毒螫。姑爲委命之說。以欺世邪。李存勗耽樂昏昧。伶人操生死之柄。功臣之危。且不保夕。於斯時也。嗣源非闇

於術者。而思惟之路已絕。曠然遠念。惟有委命之一道。可以自安。郭崇韜任氣於先。而營私於後。禍已見矣。固有以知其無可奈何之下。惟宅心鎮定。以不紛也。奚以知其行之能踐也。委身昏亂之廷。死亡在旦夕。終不求脫身歸鎮。擁兵而待亂。受命討鄴。乃從容以去。惟無求去之心。故廷臣得以推轂。存勗釋其猜疑。而晏然以行。則當其正告守殷之日。嗣源之心無疑無隱。昭然揭以示人。消无妄之災。獲隕天之福。皆非以意計幸得。而終始所守者。委命之一言也。充斯言也。卽許以知道焉可矣。故其得國以後。舉動多中於理。而焚香告天。求中國之生聖人。蓋亦知天之所佑。必不在乘虛據位之口口。廓然曙於天命之常。而目睫之紛紜。不爲目眩而心熒也。君子於僭僞之主。有取焉者。惟嗣源乎。苻堅拓拔宏。僞飾以誣天而罔人。其善也。皆其惡也。何足論哉。夫不知命而飾爲之說曰。吾知命也。有之矣。不信有命而飾爲之說曰。我委命也。未之有也。若嗣源者。信之眞。故言之決也。

李嗣源之不欲犯順以攘國。非僞也。朱守殷勸其歸鎮而不從。趙在禮帥諸將迎奉而泣辭之。皆死生之際也。乃置身於宵小之中。而不懼。跳出以集兵雪恥而不遑。固可信其立志之無他矣。然而終不免於逼君篡國之逆者。爲諸將所迫。而石敬瑭其魁也。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能免者。此言出而嗣源窮矣。旣不能保其腰領與妻子。而抑受從逆之罪。以伏法。名實交喪。取生平而盡棄之。天高地厚。嗣源無餘地。

以自容。敬瑭所爲。持其肯綮。要以必從者。機深而言厲。嗣源惡得而不從邪。惟其然而
嗣源之昧於事幾。以失斷。亦愚矣。敬瑭之強使舉兵也。豈果盡忠效死。戴主帥以定大
業哉。自唐亡以來。天下之稱帝稱王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擇地而發。雖名天子。實亦唐
之節度使焉耳。李存勗滅梁。而奄有之地。差大於羣雄。而視劉巖錢鏐王延翰也。亦無
以異。主無恆尊。臣無恆卑。民亦初無恆嚮。可奪也。則無不可奪也。以存勗之百戰成功。
如此其炎炎也。不數年而已燔。則嗣源一旦捲甲犯主。以橫有其國。又豈有長存之理。
其旋起而可旋滅。人皆知之。而敬瑭料之熟矣。嗣源不反。存勗雖亡。烏必止於他人之
屋。敬瑭輩部曲徧裨。望淺力微。安能遽爲弋獲乎。康義誠李紹虔王建立李紹英。咸有
此心。而敬瑭以子壻之親。握牙之重。固將曰。嗣源之後。舍我其誰耶。蓋亦如史憲誠朱
希彩朱滔之相因。以奪節鉞耳。嗣源亦微測之。故祝天求生聖主。以絕此凌奪之逆。自
知其國不可永。而敬瑭決策犯順之邪心。必不能保之身後。顧低回顧眄。無以自主。在
苒而從之。識者固憐其柔以愚也。夫嗣源之處此一言而決耳。斬石敬瑭以息浮議。悉
力以攻趙在禮。而平之。待繼岌之歸。而定其儲位。則亂亦自此而息。若存勗忌深而猶
不免。則嗣源固曰。無負於天地。委之於命。又何憂懼之有哉。唐之亂甚而必亡也。朱溫
竭其姦謀。十餘年而後篡。朱溫之虐也。存勗血戰幾死。幾生。而後滅之。乍然蹶興。不折
一矢。不需旬月。而卽帝於中土。自嗣源始。敬瑭知遠郭威。皆旦北面而夕黼展。如優俳

之冠冕。以成昏闇之日月。嗣源首受其惡。以成敬瑭之姦。嗚呼。惟其愚也。辭大惡而不得矣。

李嗣源卽位之初。詔諸使貢奉。毋得斂於百姓。禁刺史以下。不得貢奉。然則自此以前。諸使立貢奉之名。以虐取於民。下至守令。亦可以財賄交於人主久矣。進奉始自唐德宗。至宣宗以後而愈濫。其始官有餘財。小人不知散於州府之固爲天子有。而之以獻諛。庸主懲於播遷之貧。而恃爲非常之備。因而不拒。日加甚焉。及乎官不給而索之民。貢有涯而取無藝。龐勛之亂。起於軍府之虛。黃巢之亂。起於培斂之急。垂至唐亡。天下裂。民力盡而不能反。則其俛首剗肉以充獻納。蓋不知其流禍之何若矣。乃其率天下以無忌憚。蔑上下之等。視天子若亭長。三老之待食於雞豚。則置之廢之奉之奪之。易於反掌者。亦緣此爲致禍之源。何也。天子者。以絕乎臣民而尊者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刺史以下。微賤之吏。得以錙銖上交於殿陛。則所謂天子者。亦下吏交遊之儕伍耳。置之廢之。奉之奪之。又何忌乎。或曰。三代之王天下也。方五十里之小國。亦得以幣玉上享於王。四海交媚於一人。一人未嘗輕也。進奉何病哉。曰。卽此而推之。三代之法。不可狹以爲名。治後世之天下。非一端而止矣。古之諸侯。雖至小弱。然皆上古以來。世有其土。不以天子之革命爲廢興。非大無道。弗能滅也。新王受命。雖有特建之國。亦必視此而不容獨異。故天子者。亦諸侯之長耳。列國取民之制。各從其舊。而不盡奉新王之

法。其與諸侯。以兄弟甥舅相往來。頡頏上下。法不能伸。故惟恃禮以綏之。使其賓服。大要視今安南。緬甸之稱臣奉貢而已。使享使聘。以財相接。亦王者因時服遠之權宜。非可必行於萬世者也。天下而既一王矣。上以祿養下。而下弗能養上。揆之於理。亦法天之顯道也。天養萬物。而物莫能致其養。以道相臨。而交以絕。交絕而後法伸。法伸而後道建。清虛在上。萬彙咸受其裁成。使三代王者處後世之天下。憲天出治。亦如此而已。何事齷齪然。受下邑小臣之壺觴簞筍哉。且天下之賦稅。皆天子之有矣。不欲私之。而以祿賜均之於百官。既已予之。則不可奪之以歸己。於是而廉隅飭焉。風教行焉。推此而定上下之章。以內臨外。以尊臨卑。以長臨屬。司憲者秉法以糾百職。百職弗敢褻也。奉使巡宣者。銜命以行郡邑。郡邑弗敢驕也。君子之廉以獎。而小民之生以遂。故爲之禁制以厚其坊。督撫監察。郡守不敢奉其壺飧。方面監司。邑令不敢呈其筭牘。以法相裁。以義相制。以廉相帥。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矣。而何得藉口三代之貢享。上交以訓貪。而啓漁民之禍哉。且三代之衰也。天子求金車。而中肩之難作。大國索裘馬。而鞭尸之怨深。禹湯文武承上古之流。不能遽革。其流弊亦可見矣。繼此而興者。塞源惟恐不嚴耳。通古之窮。乃可以御今。酌道之宜。乃可以制禮。故曰。所損益可知也。使古有之。今遂行之。因流濫而莫之止。則唐宋之進奉。何以遽召敗亡。而嗣源之禁。其上下不交之否道乎。

李嗣源召術者周元豹。趙鳳諫止之曰。術者妄言。殺人滅族多矣。偉哉。不易之論也。殺人滅族者。就謀逆不成者而言。鳳有所諱而偏舉之耳。謀而成。則李存勗斃於一矢。焚於樂器。以亡國矣。謀而成。至於亡人之國。不成。則以自滅其族。固多有之。然天下之欲圖神器者。無幾。而時之可乘。力之可亂者。尤不數有。則術者之害。疑於未烈。若不必嚴斥而厚禁之也。雖然。奚必如元豹之許嗣源。以貴不可言。導以反逆。而後爲天下禍哉。舉古今。盡天下。通士庶。苟信術者。無不受其陷弱。而蔑天理。裂人倫。趨利而得害。圖安而得危。無有不然者也。故王制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夫術者志盡於衣食。非有大慝焉。而使服上刑。不已過與。乃觀其惑民之流害所極。而後知先王之法。以正人心。維風教。齊民以禮。而全其恩義。誠至矣哉。星相也。葬法也。壬遁時日也。火珠林觀梅河雒之數兆也。鬻之以受愚人之濡沫。乃使婚者失其配偶。居者去其樂土。死者暴其骸。兄弟相疑。以相害。鄰里相軋。以相吞。獄訟繁興。殺傷相踵。生人之禍。至此而極。非殺之何足以當其辜哉。然則殺人滅族之禍。非徒圖謀不軌者爲然。身以之殺。族以之滅。而不知者多矣。身幸不殺。族幸不滅。而冒昧以趨於禽行。則盡古今天下之愚者。胥然也。善推趙鳳之言。以極其情事之必然。術者之可畏。有如是哉。解縉庖西封事。請廢大統歷。建除宜忌之文。以絕術者之源。誠卓論也。鳳與縉非能知道者。而秉正以拒邪。守先王之典訓。賢於蔡西山遠矣。

王環爲馬殷攻高季興。大敗之。薄江陵城。斂兵而退。謂荆南爲四戰之地。宜存季興。以爲楚扞蔽。策之善者也。季興雖存。不能復爲殷患。而委靡以苟存於吳蜀汴雒之交。以閒隔長沙。而不受兵。故殷得以保其疆土。雖然。藉此而圖固本自彊之術。息民訓兵。以待天下之變。則雖大有爲焉可矣。無以善其後。而徒幸兵之不我及。以安旦夕。則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也。殷之陋也。非環之失計也。天下當戰爭不定之世。所甚患者。受天下之衝。以犯天下之難。力未完業不及遠。驟得勝而扼吭挾脊。以召敵之攻。其敗也可立而待。而愚者幸之以居功。越之與楚。不相及也。句踐滅吳。而後越受楚兵以亡。契丹滅。而女眞之禍中於汴。女眞滅。而蒙古之禍中於杭。皆弱不自量。撤籬籬而欣幸以召攻者。夫豈但弱者爲然哉。齊桓公而知要衝之地。不可爭也。姑置江黃爲不侵不叛之國。以隔楚。則陳蔡鄭許。可以安於北嚮。急收江黃。授楚以兵端。而二國滅。於是楚一伸臂而旋及於泗上。無所礙矣。疆弱之積。非一旦之復。偶然之勝。非待久之術。故曰。地有所不爭。非散地之謂也。散地者。敵視之如贅疣。而我收其實利。得之也可以厚吾力。而不犯敵之全力以相逼。惟夫南北之襟喉。東西之腰領。忽爲我有。而天下震驚。得則可興。失則必危。興者百一而危者十九。竭吾財殫吾力以保之。一仆而瓦解。策士無識。乃曰。此要地也。所必爭者也。不揣而聽之。致死以爭之。可爲寒心矣。善用王環之謀。以養吾全力。使彊敵相忘。而可大得志於天下。惜乎馬殷之不足以及此也。爲怯而已。

矣。雖然猶可以不亡待之再世也。

唐亡以後不知始於何日。禁民造麴。官造賣之以收息。既自號爲帝王。而所行若此。陋無以加矣。又其甚者。禁民鑄鐵。官鑄農器。強市於民。則尤不仁之甚者也。雖然猶未甚也。李嗣源天成三年。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又三年。聽民鑄農器。於夏秋稅二畝收農具三錢。自謂寬政。而不知其賊民之益甚也。造麴者非必有田。有田者方待麴於人而不知造。無端而代鬻麴者以輸稅。其稅之也何名。至於鑄農器者。不耕而穫。農人之粟。哀此貧農。輟餐褫衣。以博一器。而又爲治人代稅。二者橫征。而後農民之苦。日積而月深矣。作此俑者。其情易知也。居於上而號爲帝王。則民皆惟吾所取。而無不可得也。而工賈善爲規避。則取之也勞心力而不能必得。惟農民者。越陌度阡而不知所往。舍稼穡而無以爲生。人雖逃而田不移。田卽蕪而額固存。宗族里井苟在籍者。皆可責以代輸。而無可避。奚暇問名之所宜。實之所允哉。簡易便捷。懸桁楊以擬其項背。取盈焉而已矣。造麴鑄器者。居贏以宴處。而經年不見麴。稱貸以買器者。俯首而惟其箕歛。嗚呼。是尙有所控告乎。乃爲之說曰。畝五錢耳。二畝三錢耳。無大損於民。而合以成多。哀哉。日益之。歲增之。不見多而已積矣。至不仁者。自矜其得利之易。合併以責之田畝。此法一立。相仍者絜積而不已。明主弗能察也。惠主弗能蠲也。延及數百年。而戶口鹽鈔桑絲錢息車船木竹之稅。一洒散之於田畝。瘠不能言。蹇不能去。坐受工賈山澤

之征。習焉而莫測。其所以皆自嗣源始之。孰謂嗣源爲有仁心。而幾於小康乎。不能謀身而與之謀國。其愚不可瘳。不能謀國而許之以安民。則論史者之耳食而塗說者也。李嗣源。胡人之錚錚者耳。其篡奪也。年已老矣。驕奢淫佚之事。以血氣衰而且息。於是或一言焉。有恤民之辭。聞一念焉。有蘇民之志。乃其所託國者。則安重誨也。夫重誨之姦與忠。勿論。而舉生殺予奪。一任其喜怒。脅持其主。以鉗制羣僚。激董璋孟知祥。而惟恐不爲禍先。其主厭之而不戢。上下胥切齒怨之而不憂。碎首橫尸。而不知禍之所自發。其謀身之愚也如此。而嗣源所與託國者。則重誨也。流血濺於宮庭。攘奪懸於眉睫。如是而欲求斯民一日之安。其可得乎。當其時。天地閉。龍蛇爭。固乏賢矣。然文臣則如任圜之盡力以憂公。張文寶之秉禮以重國。趙遠之見禍於幾先。武臣則如康福之外遷而宣力。姚洪之抗節以致命。善用之。皆可以任大。而重誨媚疾以閒之。嗣源弗能用也。孫晟韓熙載且南走吳。以思反噬。夫豈無人哉。以權謀與同起者親之。以蠱獮與相叶者狎之。故久知重誨之惡。而復與相持泣下。詹詹之智。得國而已窮。啍啍之仁。昵愛而難割。乃至從燦血重誨之刃。爲從珂乞命於重誨。而幽辱無聊。血允之不保。尙能推惻隱之心。以施於邦國乎。且非徒重誨也。重誨誅而范延光趙延壽踵之而進。姦頑且出重誨右矣。而後國以必亡。民之死者。不知其幾千萬矣。尙曰可以安民也哉。嗚呼。民之有生也。恃上之不絕其生也。上能保民之生也。必先知自保其生也。忘其身

之死亡。則無復念人宗社之存亡。任一往之氣。乘須臾之權。何不可爲也。愚者日與之居。臭味相移。則念偶動於慈柔。而輒爲中沮。已在陷溺之中。何暇援人之溺也。風愆稍艾。虐政稍蘇。暫覺其有小康之德。而身死國亂。璧子悍墮。猜爭於中。而契丹乘之以入。皆自重誨啓之。嗣源召之一言一事之惠澤。杯水之於車薪。孰能許之以仁邪。仁者。有生之類所必函也。生者。上天之仁所自榮也。故曰。本立而道生。仁動於天。厚植於心。以保其天性之親。於是而仁民愛物之德。流行於天下。人道之生也。於是而傳世永久之福。垂及於百世。天道之生也。於是而吳越錢氏有足深取者。錢鏐與董昌爲流匹。起羣盜之中。其毆人爭戰。戕民逞志。屈志逆賊。受其僞冊。與高季興馬殷劉巖王延政孟知祥互有長短。而無以大異。則燭火之光。宜其速燼耳。而延及宋世。受爵王廷。保世滋永。垂及於今。猶爲華族。子姓蕃衍。徧於江東。夫亦何道而致然哉。仁莫大於親親。非其私之之謂也。平夷其心。視天下之主。皆與同條共貫。亦奚必我父兄子弟之必爲加厚哉。此固不可深求於物理。而但還驗其心之所存。與所必發者而已。均之爲人。而必親其親者。誰使之然也。謂之天。而天未嘗詔之。謂之道。而道亦待聞於講習辯說之餘矣。若其倏然而興。怵然而覺。惻然而不能忘者。非他。所謂仁也。人之所自生。生於此念。而習焉不察耳。釋氏斥之爲貪愛之根。乃以賊人而絕其類。韓愈氏曰。博愛之謂仁。言博也。則亦逐流而失其源也。博則其愛也弛矣。有人於此。可生也。亦可殺也。見爲可生。而

生之也快。見爲可殺。而殺之也亦快。卽見爲不可殺。而卒不能不殺也。則亦置之矣。至於父子兄弟。卽不容已於殺。而必戚然以終身。如其見爲可生。則必不如他人之惟力是視。盡吾道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以此思之。仁天下也有窮。而父子兄弟之仁。則不以窮而妨其愛也。惟不仁者。舍其約以務於博。卽有愛焉。亦散漫以施。而自矜其惠之薄。如其窮矣。則視父子兄弟。亦博愛中之一二人而已。置之可也。殺之又奚不可哉。故與人爭名。名不兩歸。而殺心起。與人爭利。利不兩得。而殺心起。乃至與人爭國。爭天下。勢不兩立。而殺心愈熾。嗚呼。漢文帝之賢也。且以尺布斗粟致不容之怨。況下此者。於是而曹丕劉瑁高湛陳蒨。自不欲全其本支。而本支亦如其意焉。以斬。天道之不忒。仁不仁一念之報焉耳。朱友珪李從珂僭主中國。爲不仁之倡。而徐知誥馬殷之子孫。相效以自殄其族。夫此數不仁者。抑豈無愛以及人哉。愛之無擇而窮矣。視其屬毛離裏者。皆與天下之人物無以異。無妨於已。則生之有礙於已。則殺之。墨釋之邪。韓愈氏之陋。實中於不肖者之心。以爲天理之賊。不可瘥也。而錢元瓘獨全友愛。以待兄弟。錢鏐初喪。位方未定。而元瓘與兄弟同幄行喪。無所猜忌。陸仁章以禮法裁之。乃不得已而獨居一幄。其於元瓘也。相讓以誠。相對而泣。蓋有澹忘富貴。專致惻怛者焉。故仁風扇而天性行。施及宏俶。羣臣廢兄立己。衆將不利於其兄。而宏俶以死保之。優游得以令終。自古被廢之主。昌邑而後。未有能如是者。孝友傳家。延於奕世。亦盛矣哉。推其源流。皆

元瓘一念之仁爲之也。此一念者。愛之所凝。至約而無所窮也。非墨釋之所與知也。天人之際。難言矣。饑饉譌言。日月震電。百川山冢之變。詩詳舉而深憂之。日食地震雪雹星孛石隕鵠飛之異。春秋備紀而不遺。皆以納人君於憂懼也。乃其弊也。或失之誣。或失之鬼。其誣也。則如劉子政父子。分析五行以配五事。區分而鑿證之。變復不惟其德而惟其占。有所倚而多所貸。寬猛徇其臆說。而政愈淫。其鬼也。依附經義。以亂祀典。如董仲舒土龍祈雨之術。徒以褻天而導淫祀。長巫風。敗風教。則懼以增迷。人事廢而天固不可格也。夫爲誣爲鬼。旣以資有識者之非笑。於是如康澄者。乃爲之說曰。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譌言。山崩川涸。蠱賊傷稼。不足懼也。王安石之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亦此而已矣。夫人主立臣民之上。生殺在己。取與在己。興革在己。而或益之以慧力。則才益其驕。或相習於昏虐。則淫蕩其性。所資以息其敖辟。而納於繫括者。惟懼之一念耳。故明主之於天下。無不懼也。况災異有凋傷之實。譌言乃播亂之媒。饑饉繫生民之命。而可云不足懼乎。民情何以定。而譌言永息。餓殍何以甦。而饑饉不傷。三辰失軌。川決山崩。當其下者。沴氣足以戕生。凶徵足以召亂。何以鎮撫而不逢其害。豈徒懼而已哉。又豈如五行志之隨徵修復。自詡以調燮而安其心。春秋繁露之媒用術法。苟求營禱而亡其實哉。夫仲舒子政。惟不知懼而已。謂天地鬼神之可以意爲迎合。而懼心忘矣。誠知懼者。卽澄所謂畏賢人之隱。畏民業之荒。畏上下之相蒙。畏廉恥墮而毀

譽亂。忠言不進。詔諛日聞者也。惟其懼之在彼。而後畏之在此。天人之應。非一與一相符。而可以意計揣度者也。一懼而天在人之中。萬理皆繇此順矣。澄何足以與於此哉。王安石之學。外申韓而內佛老。亦宜其懵焉。而爲此無忌憚之言也。孔子曰。畏天命。詩春秋見諸行事。非意計之能量久矣。

銀夏之亂。終宋之世。勤天下之力。困於一隅。而女直乘之以入。其禍自李彝超之拒命始。彝超之地無幾。亦未能有戰勝攻取之威力也。而負隅以抗天下。挾何術以自固。而能然乎。天下而已裂矣。苟非有道之主。德威足以服遠。則有無可如何之人。操甚卑甚陋之術。而智勇交受其制。高季興以無賴名。而孤立羣雄之中。處四戰之地。據土不亡者兩世。彝超亦用此也。而地在絕徼。爲中國之所不爭。士馬尤彊焉。欲殄滅之。其可得乎。中國之亂也。十餘年而八姓十三君。倏興倏廢。彝超父子。無所歸命。亦無所抗衡。東與契丹爲鄰。又委順以爲之閒牒。不但此也。中國有反叛之臣。無論其成與不成。皆挾可左可右之勢。而利其賂遺。薄侵邊鄙。而不深入以犯難。討之則城守堅而不下。撫之則陽受命而不來。如是者。雖大定之世。未易治也。而况中國無君之天下。尤得以日積月累而滋大乎。是與荆南高氏。彷彿畧同。而情勢異。中國之雄桀。鄙夷而嫺笑之。乃不知其竊笑羣雄者之尤甚也。夫其爲術。抑有可以自立之道焉。李興以盜掠諸國之貢。享而得貨。彝超以兩取叛臣之賄賂而收利。其以繕城郭。修甲兵。養士卒者。皆取給於

他國無名之餽遺而不盡苦剝其民。則民得以有其生而兵不匱。君子以大義裁之。則曰此盜術也。然當生民流亡憔悴之日。僭竊以主中國者。方日括民財以養驕卒。以媚黠虜。用逞其不戢之凶威。至於釜餽皆彊奪以充賞。而季興彝超奪彼不道之餘。以蘇境內之民。則亦苟焉自全之便術也。惡亦淺矣。季興所處必爭之地耳。不然與彝超均漸漬以歲月。雖宋全盛之天下。得韓范以爲將相。亦稟立而不可下矣。彝超歛兵聚利。爲謀已深。李嗣源位未固。勢未張。遽欲挑之。其將能乎。徒以益其強固而爲百餘年之大患已耳。制無賴者。非大有爲之君。未易易也。

李從珂之入篡也。馮道遽命速具勸進文書。盧導欲俟太后命。而道曰。事當務實。此一語也。道終身覆載不容之惡盡之矣。實者何也。禽心獸行之所據也。甘食悅色。生人之情。生人之利用。皆實也。無食而軫兄臂。無妻而樓處子。務實而不爲虛名所礙耳。故義者。人心之制。而曰名義。節者。天理之閑。而曰名節。教者。聖人率性以盡人之性。而曰名教。名之爲用大矣哉。宰我以心安而食稻衣錦。則允爲不仁。子路以正名爲迂。而陷於不義。夫二子者。亦務實而以名爲緩者也。一言之失。見絕於聖人。推至其極。曾元務實以復進養親。而不可與事親。賢者一務實。而固陋偷薄。賊天理。滅風教。況當此國危君困之際。邀榮畏死。不恤君父之死亡。而曰此實也。無事更爲之名也。其惡豈有所艾哉。夫所謂實者。理之不容已。內外交盡而無餘憾之謂也。有其實斯有其名矣。若盧導者。

心搖而無所執。理不順而無能守。然幸有此一念之羞惡。不敢以人臣司天子之廢立。故欲調停掩飾。以稍蓋其惡。而示天下以君之不可自我而予奪。則亦實之僅存者耳。道乃併此而去之。不滅盡其實而止。嗚呼。豈徒道之終身迷而不復哉。此言出而天下顧銼銖之利。求俄頃之安。蒙面喪心。上不知有君。內不知有親。公然以其貪猥亡賴。趨利眈欲之情。正告天下。而不泚其頰。顧欣然自得曰。吾不爲虛名所誤也。親死而委之大壑曰。吾本無葬親之實心。勿冒孝名也。穴牆而盜鄰粟曰。吾本有得粟之實情。勿冒廉名也。則人類胥爲禽獸。尙何嫌乎。但務實而不知有名者。犬豕之食穢以得飽也。麋鹿之聚羣以得子也。道之惡浮於紂。禍烈於跖矣。道死而繼之者起。顧未有窮其立念之差。於務實之一言者。於是李贄之徒。推獎以大臣之名。而世教愈亂。亦憯矣哉。節之初九曰。不出戶庭。无咎。而夫子贄之曰。幾事不密則害成。乃所謂密者。難言之矣。緘之於心。杜之於口。籌慮既審。擇老成能斷之士而決之。一言而定矣。不審於此。囁嚅。兩三促膝。屏人竊語。夜以繼日。而但不令人知其所言者何事。則戈矛叢於牆陰。猜防徧於宇內。何成之有哉。速敗而已矣。宋文帝以君臣私語。徹旦不休。而逆子推刃。李從珂屏侍臣於便殿。與馮贇盧文紀等密談。而敬瑭速反。皆自謂密而以召禍者也。夫子固曰。亂之所繇生。則言語以爲階。竊竊然密談。盡日而不已者。非言語乎。使其言入於大廷而衆聞之也。其機亦止此而已。終日言而人不知其所云也。然後雖一欬。

一笑。人皆見爲深機。是以兩人閉戶下帷。婦姑附耳之智。敵羣策羣力之交。加其不相敵久矣。今日言之。他日更言之。所圖度者。未見之施行。則姦雄抑窺其言愈多。而心愈惑。無能爲也必矣。故密者緘之於心。杜之於口。審慮而決以一言。必不以竊竊之談相縈聒者也。示敬瑭之必反也。可撫而服之一言。而畢耳。可討而定之一言。而畢耳。以廓達無猜。撫敬瑭。而敬瑭無辭以起釁。以秉順攻逆。討敬瑭。而敬瑭亦無挾以爭。若疑若信。若勇若怯。計其所密謀者。皆迂疏纖曲。以茅縛虎。以油試火之術耳。而後從珂之死。終不可救。宋昌拒周勃之請閒。而中外帖然。斯則善於用密者與。

劉知遠之智。過於石敬瑭也遠甚。拒段希堯趙瑩移鎮之謀。而亟勸敬瑭以反。其情可知也。當其時。所謂天子者。苟有萬人之衆。萬金之畜。一旦蹶起。而卽褒然南面。一李希烈朱泚之幸成者而已。范延光趙延壽張敬達之流。智力皆出知遠下。而知遠方爲敬瑭之偏裨。勢不足以特興。敬瑭反。而後知遠以開國元功。居諸帥之右。睨敬瑭之篡。而卽睨其必亡。中州不歸己。而奚歸邪。嗚呼。人之以機相制。陰陽取與。伏於促膝之中。效死宣力。皆以自居勝地。而愚者不悟。偷得一日之尊榮。以亡其族。亦可愍矣哉。知遠之於敬瑭。楊邠郭威之於知遠。一也。楊邠貪居於內。自速其禍耳。敬瑭不知倚知遠爲腹心。愚已甚也。知遠知邠與威之將效己。而不早爲之防。事勢已然。未可急圖也。知遠早殂。不及施菹醢之謀耳。使天假以年。邠威之誅。豈待郭允明哉。然而樹劉崇於晉陽。以

延其血食。則知遠之智。果遠過於敬瑭矣。稱臣納土於契丹。知遠固爭不可。亦自爲計也。故繕城治兵。屹立晉陽。以觀變而徐收之。李存勗之後。其能圖度大謀。以自立者。惟知遠耳。而終不能永其祚者。雖割據叨幸之天子。亦不可以智力取也。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爲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惟桑維翰當之。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恃士馬之彊。而知李從珂之淺輒。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遽從其策。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制作禮樂。驅入於狂流。契丹弱而女真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厭禍無時。人胥爲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夫維翰起家文墨。爲敬瑭書記。固唐教養之士人也。何讐於李氏。而必欲滅之。何德於敬瑭。而必欲戴之爲天子。敬瑭而死於從珂之手。維翰自有餘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已抑不能爲知遠。而相因以起。其爲喜禍之姦人。姑不足責。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劉知遠輩。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羣言。決意以戴他族爲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終始重貴之廷。惟以曲媚契丹。爲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財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禍。習爲固然。毀口口之大口。爲口口患。不僅重貴縲繫客死穹廬而已也。論者乃以亡國之罪歸景延廣。不亦誣乎。延

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卽其智小謀彊。可用爲咎。亦僅傾臬振雞微幸之宗社。非有損於堯封禹甸之中原也。義問已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惡足論哉。正名義於□□者。延廣也。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存□□以授於宋者。劉知遠也。於當日之儔輩而有取焉。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爲秦檜之嚆矢與。

貴奚有定哉。當世之所不能有而有之者。安富尊榮則貴也。太上以行其道。其次以席其安。其下以遂其欲。至於遂欲而已賤矣。然利在其身。施及其子孫。猶得以有其榮利。猶流俗之貴也。無此數者。當時恥與爲徒。後世相傳爲笑。身危而如臥於棘叢。子孫轉眄求爲庶人而不可得。則亦無可欲之甚者。然且眈眈逐逐以求得之。其狂愚不可藥已。至貴者。天子也。其次則宰相也。朱友貞李從珂石敬瑭劉知遠。皆自曰。吾天子也。悲夫。一日立乎其位。而萬矢交集於夢寐。十年之內。幸鬼禍之先及者。速病以死。全其腰領。而子姓畢血他人之刃。其未卽死者。非焚則馘。一如犴狴之戮民。待秋冬而伏法耳。刑賞不得以自主。聲色不得以自娛。血允不得以相保。賤莫賤於此焉。而設深機。冒鋒刃。以求一日之高居稱朕。襲優俳之袞冕。抑無其纏頭酒食之利賴。夫亦何樂乎此邪。於是旣號爲天子矣。因而有宰相焉。其宰相者。其天子之宰相也。利祿在須臾。辱戮在眉睫。亦優俳之台輔而已矣。馮道盧文紀姚顗李愚劉昫趙瑩和凝馮玉之流。皆是也。

尸祿已久。磐固自如。其君見爲舊臣而不能廢。其僚友方畏時艱而不與爭。庸人忘死忘辱。乘氣運之偶及。遂亦欣然自任曰。吾宰相也。無不可供人嫺笑也。雖然。猶未甚也。桑維翰一節度使之掌書記耳。其去公輔之崇。旣懸絕矣。必不可得。而倒行逆施者。無所不至。力勸石敬瑭割地稱臣。受契丹之冊命。迫故主以焚死。鬪遺民使暴骨。導胡騎打草穀。城野爲墟。收被殺之遺骸。至二十餘萬。皆維翰一念之惡。而滔天至此。無他。求爲相而已。耶律德光果告敬瑭曰。維翰效忠於汝。宜以爲相。而居然相矣。人恫於明。鬼哭於幽。後世有識者。推禍始而懷餘怒。卽在當日者。劉知遠杜重威景延廣。亦交詆其非。楊光遠且欲甘心焉。荼毒已盈。卒縊殺於張彥澤之半組。計其徼契丹之寵。自號爲相之日。求一日之甘食。一夕之安寢也。而不可得。而徒以殘劉數十萬之生靈。毀裂數千年之□□。以博德光之一語。且書記而夕平章。何爲者邪。夫維翰以文翰起家。成進士。卽不能如梁震羅隱之保身而不辱。自可持祿容身。坐待遷除。如和凝李崧之幸致三事。乃魂馳而不收。氣盈而忘死。以驟獵不可據之浮榮。其實不如盛世之令錄參佐也。而塗炭九州。□□千載。如此其酷焉。悲夫。天之生維翰也。使其狂獬之至於斯。千秋之戾氣。集於一人。將誰怨而可哉。乞者。乞人之壻。非是而不能飽。盜者。穴人之室。非是而不能獲。維翰不相。自可圖溫飽以終身。維翰卽相。亦不敵李林甫盧杞之掾史。卽以流俗言之。亦甚可賤而不可貴明矣。處大亂之世。君非君。相非相。攬鏡自窺。夢回自念。

乞邪盜邪。君邪相邪。貴邪賤邪。徒以殃萬民。禍百世。胡迷而不覺邪。

五代下

白石敬瑭稱
號之年

契丹之於石敬瑭。爲勞亦僅矣。解晉陽之圍。敗張敬達者。敬達師老。而無能如晉陽何也。敬瑭南嚮。而耶律德光歸。河南內潰。張彥澤迎敬瑭以入。初未嘗資契丹之力。戰勝以滅李氏而有之。且德光幾舍敬瑭而立趙德鈞。其待敬瑭之情。亦不固矣。曾不如突厥之於唐也。乃敬瑭堅拒衆議。惟桑維翰之是聽。以君父戴之。而爲之辭曰。信義也。嗚呼。敬瑭豈知人間之有信義者哉。古今逆臣攘奪人國者。類有偉伐以立威。而後人畏以服從。而不敢動。無大功而篡者。惟蕭道成蕭衍與敬瑭而已。然道成衍遇淫昏之主。臣民不保其死。於是因衆怨以興。而爲節儉寬容之飾行。以結納中外之心。天下且屬心焉。李從珂無劉子業蕭寶卷之淫虐。敬瑭一庸駑之武人。杳不知治理爲何物。資婦勢以得節鉞。其據一隅以反也。自唐季以來。如梁崇義劉稹之徒。無成而縣首闕下者。非一矣。敬瑭幸得不伏其辜耳。在位八年。固無一言之幾道。一政之宜民。其識量之不足。以服人。自知之。桑維翰亦稔知之。卽與之四海一王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而況此岌岌搖搖。不寧不令之宇。僅守國門。以垂旒乘輅哉。故甫篡位而范延光張從賓符彥饒李金全安從進安重榮。蠶起以爭。楊光遠張彥澤殺人於前而不能詰。劉知遠且挾密謀以俟。時而動。敬瑭蓋惴惴焉。臥叢棘之上。不能自信爲天子也。德不可恃。恃其功。

功不可恃。恃其權。權不可恃。恃其力。俱無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謂爲天子者。惟契丹之虛聲。以恐喝臣民而已。故三鎮繼起。張皇欲竄。而劉知遠曰。外結彊虜。鼠輩何能爲。則契丹以外。敬瑭無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張從賓將逼汴州。從官洵懼。而桑維翰神色自若。夫豈有謝傳圍碁之雅量哉。心目之間。有一契丹隱護其脰領耳。而藉口曰信義。將誰欺乎。惟其無以自主。而一倚於契丹。故人卽持其長短以制之。趙延壽杜重威皆效之。而國以亡。血允以斬。則維翰之謀。以促其絕滅而已矣。敬瑭之竊位號也。與張邦昌劉豫也正等。又出於安祿山黃巢之下。宋人獎之以紹正統。無惑乎秦檜之稱臣構而不怍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古之大夫。方五十里之國。有三人焉。次國倍之。大國四之。周千八百國。計爲大夫者。萬人以上。蓋視漢之亭長。今之倉巡驛遞耳。而不以刑辱之。則所以養廉隅而厚君子小人之別至矣。天下惡得而不勸於善邪。刑者。非大辟之謂也。罪在可殺。則三公不貸其死。而况大夫。惟是宮刑。劓墨之刑。不使夷於小人。褫衣而殘肢體耳。漢以杖代肉刑。則杖之爲刑。亦重矣哉。匍匐之。肉袒之。隸卒之賤。凌蹴而箠之。於斯時也。煩冤污辱之下。豈復有君子哉。王景之僭號於閩也。淫虐不擬於人類。其臣黃諷。諫妻子以進諫。不恤死也。至於景欲杖之。則毅然曰。直諫被杖。臣不受也。景不能屈。黜之爲民。充諷之志。豈黜是恤哉。觸暴人而死。則死而已矣。而必不受者辱也。於此而知後

世北寺之獄。殘掠狼藉。廷杖之辱。號呼市朝。非徒三代以下。虐政相沿。爲人君者。毀裂綱常之大惡。而其臣惜一死以俯受。或且以自旌忠直。他日復列清班。爲冠冕之望者。亦惡得而謝其咎與。士可殺不可辱。非直爲君言。抑爲士言也。高忠憲公於緹騎之逮。投池而死。曰。辱大臣卽以辱國。肆矣。立坊表以正君臣之義。慎遺體以順生死之常。蔑以尙矣。其次則屏居山谷。終身不復立於人之廷可也。士大夫而能然。有王者起。必革此弊政。而明盤水加劍之禮。人道尙足以存乎。

劉知遠之圖度深密也。石敬瑭其儿俎閒物耳。惡足以測之哉。始而決勸敬瑭以反。爲己先驅也。三鎮兵起。敬瑭問計。而曰。陛下撫將相以恩。臣戢士卒以威。蓋子罕專宋之故智也。自唐以來。人主之速趨於亡者。皆以姑息養彊臣。而倒授之生殺之柄。非其主剛嚴過甚。而激之使叛也。今欲使敬瑭以啗沫之仁。假借將相。則當時所宜推心信任。恣其凌轢。而不問者。莫知遠若矣。恩徧加於將相。而可獨致猜防於知遠乎。柔而召侮。躁人先凌之。以亂其心志。故安重榮之流。急起以疲敬瑭之力。知遠乃乘其後。席卷而收之已耳。威移於己。則三軍所畏服者。知有知遠。而忘有敬瑭。戢兵以衛民。則百姓所仰戴者。不感敬瑭。而惟感知遠。兵從令而民歸心。故可以安坐晉陽。而俟契丹之倦歸。以受人之推戴。此知遠之成算。使敬瑭入其中而不覺者也。藉令石重貴而不爲契丹之俘虜邪。亦拱手而授之知遠爾。傲岸不受平章之命。重爲其主之疑怒。而趙瑩爲之。

拜請。感其恩。撫大臣之言也。敬瑭忍怒而使和。凝就第。勸諭假借之恩寵者已素。而威不足以張也。范延光。楊光遠。張彥澤。驕橫以速石氏之亡。知遠收之也。不待勞矣。契丹中起而亂之。故知遠之得之也難。當桑維翰獻割地稱臣之計。知遠已早慮之矣。慮己之難乎。其奪之豎子之手也。而卒能自保以逐夷。而少息其民。故自朱溫以來。許其有志略而幾於豪傑者。惟知遠近之矣。

石氏之世。君非君。將非將。內叛數起。外夷日逼。地蹙民窮。其可揜取之也。八九得也。江南李氏之臣。爭勸李昇出兵。以收中原。而昇曰。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彼民安。吾民亦安。其言仁者之言。其心量力度德。保國之心也。蓋楊行密。徐溫。息兵固國之圖。昇能守之矣。興衰之數。不前則卻。進而不能乘人者。退且爲人所乘。圖安退處。相習於偷。則弱之所自積也。李氏惟不能因石氏之亂而收中原。江淮之氣日弛。故宋興而國遂亡。此蓋理勢之固然者。而揆之以道。則固不然。若使天下而爲李氏所固有。則先祖所授中葉而失之。因可收復之機。乘之以完故土。雖勞民以求得。弗能恤也。世守重也。非然。則爭天下而殄瘁其民。仁人之所惡矣。徐知誥自誣爲吳王恪之裔。雖蒙李姓。未知爲誰氏之子。因徐溫而有江淮。割據立國。義在長民而已。長民者。固以保民爲道者也。社稷輕而民爲重。域外之爭奪。尤非其所亟矣。以匹夫奄有數千里之疆。居臣民之上。揣分自全。不亦量極於此乎。苟爲善。後世子孫。以大有爲於天下者。天也。如其弱不足

立而浸以亡者。亦天也。非可以力爭者也。李昇於是而幾於道矣。當其時。石敬瑭雖不競。而李氏諸臣。求可爲劉知遠安重榮之敵者。亦無其人。陳慶之乘拓拔之亂。以入雒陽。而髡髮以逃。吳明徹乘高齊之亡。以拔淮北。而隻輪不返。皆前事之師也。卽令幸勝石氏。而北受契丹之勁敵。東啓吳越之乘虛。南召馬氏之爭起。外成無己之爭。內有空虛之害。江淮亘立於中以撓衆怒。危亡在旦夕之間。而誇功生事者。誰執其咎乎。故曰。量力度德。自保之令圖也。其仁民也。雖不保其果有根心之惻悌。而民受其賜。以延生命。唐宋之興。全父老。長子孫。受昇平之樂。不可謂非仁者之澤矣。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訖可小康。人之情也。勞不可堪也。死愈不忍言也。楊行密徐溫李昇予民以小康。可不謂賢哉。高季興之猥也。天下笑其無賴。而視王曦劉襲之賊殺其民以自尊。愈矣。況江南之奠殘黎。使安枕於大亂之世。數十年民不知兵也。

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稅。凡調兵興役。非常事而猝求於民者。皆以稅錢爲率。宋平江南。承用其法。延及於今。一用此式。故南方之賦役。所以獨重。此春秋所謂用田賦也。古者以九賦作民奉國。農一而已。其他皆以人爲率。夫家之征。無職事者。不得而逸。馬牛車器。一取之商賈。役則非士及在官者。無不役也。是先王大公至正。重本足民之大法。萬世不可易者也。是故民樂有其恆產。而勸於耕。苟非力不任耕。世習工賈者。皆悉安於南畝。無棄土。無游民。不俾黠巧惰淫者。舍其先疇。以避征徭。而坐食耕夫。

之粟。民食足而習馴。無或凍餒流離而起爲巨寇。財足用。器足修。兵足使。而夷狄不能爲患。其惠天下。利亦溥矣哉。今變法而一以田稅爲率。已稅矣。又從而賦之。非時不可測度之勞。皆積墮於農。而計田之肥瘠。以爲輕重。則有田不如無田。而良田不如瘠土也。是勸民以棄恆產。而利其萊蕪也。民惡得而不貧。惡得而不惰。惡得而不姦。國惡得而不弱。盜賊惡得而不起。戎狄惡得而不侵哉。故自宋以後。卽其全盛。不能當漢唐之十一。本計失而天下瘠也。夫有民不役而役以田。則等於無民。據按行之肥磽。爲不易之輕重。則肥其田者。禍之所集。而肥者必磽。有稅有役。則加於無已。而無稅則坐食游閒之福。民何樂而爲奉上急公之民。悖道拂經之政。且有甚於商鞅者。乃相承六百年而不革。無他。君偷吏竊。據地圖稅籍而易於考索。若以人爲登耗。則必時加清理。以調其損益。非盡心於國計民生者不能也。簡便之法。易以取給。而苟且以自恣。不知天子之允爲元后父母。命官分職。以共天職。將何爲邪。王者起而釐正之。莫急於此矣。景延廣抗不稱臣。挑契丹之怒。而石晉以亡。古今歸罪焉。流俗之論。無當於是。非若此類者衆矣。石氏之亡不亡。奚足爲有無哉。卽以石氏論。稱臣稱男。責賂無厭。醜詬相仍。名爲天子。賤同僕隸。雖得不亡也。奚益。重斂中國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歡。軍儲不給。而軍怨於伍。流離載道。而民怨於郊。將吏灰心。莫爲捍衛。更延之數年。不南走吳楚。以息肩。則北走契丹。以幸利。一夫揭竿。而四方瓦解。石氏又惡保其不亡乎。石氏之亡。桑維

翰實亡之。而奈何使延廣代任其咎也。稱臣割地輸幣之議。維翰主之。敬瑄從之。二人以往。惟依阿苟容之馮道安彥威而已。劉知遠已異議於早。吳蠻王權或死或貶。而不甘爲之屈。安重榮則不難剗敬瑄之首。剖心瀝血。以謝萬世者也。延廣與知遠對掌馬步。爲親軍之帥。知遠懷異心。以幸其敗。而不力爭。延廣扶孱主以恥其亡。而獨奮起。延廣之忠憤。雖敗猶榮。而可重咎之。以折口口生人之氣邪。夫契丹豈真不可敵。而以鴻毛試爐火哉。敬瑄所倚以滅李氏者。徒晉陽解圍一戰耳。又張敬達已老之師也。遇險而懼。不敢渡河而返。從珂自潰。非胡騎之果能馳突也。楊光遠誘之。趙延壽導之。而中國水旱非常。上下疲於歲帑。乃敢舉兵南嚮。然且偉王敗而太原之兵遁。石重貴自將以救戚城。而溺殺過半。慟哭而逃。高行周拒之於澶州。而一戰不勝。收軍北去。安審琦救皇甫。遇慕容彥超於榆林店。而自驚以潰。陽城之戰。符彥卿一呼以起。傾國之衆潰如山崩。棄其奚車。乘駝亟走。當是時也。中國之勢亦張矣。述律有蹉跌何及之懼。氣亦燄矣。而延廣罷去。留守西京。悲憤無聊。惟自縱酒。桑維翰固爭於重貴。復奉表稱臣以示弱。然後孫方簡一叛。大舉入寇。而重貴爲俘。繇此觀之。契丹何遽不可拒。延廣何咎。而維翰之貽害於中國。促亡於石氏。其可以一時苟且之人情。頌其須臾之安。而贊其滔天之罪哉。韓侂胄挾鷹犬之功。殺忠貞。逐善類。惡誠大矣。而北伐非其罪也。成敗天也。得失人也。或成而敗。或敗而成。視其志力而已。宋卽北伐而小挫。自可更圖後效。乃

以挑釁渝盟。爲侂冑之罪。然後人心靡。國勢頽。至於亡而不復振。故延廣逐而石氏之亡決。侂冑誅而趙宋之衰成。身爲大帥。知有戰而不知有降。其官守也。延廣蒙譏。則岳鵬舉之殺。其秦檜再造之功乎。

石敬瑭起而爲天子。於是人皆可爲。而人思爲之。石敬瑭受契丹之冊命爲天子。於是人皆以天子爲惟契丹之命。而求立於契丹。趙延壽楊光遠杜重威。皆敬瑭之教也。欲爲天子而思反敬瑭之爲。拒契丹以滅石氏者。安重榮耳。雖兵敗身死。蒙叛臣之號。而以視延壽輩之腥污。猶有生人之氣矣。劉知遠持重以待變。尤非可與敬瑭輩等倫者也。今且責知遠之擁兵晉陽。不以一矢救重貴之危。而知遠無辭。雖然。豈盡然哉。李守貞杜重威張彥澤兵力之強。與不相上下。而交懷忤害之心。桑維翰居中持柄。怙契丹以制藩帥。石重貴輕躁以畜厚疑。前卻無恒。力趨於敗。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若夫君臣之義。固有不必深求以責知遠者。當日之君臣。非君臣也。知遠之器識。愈於敬瑭遠矣。爲其偏裨。以權勢而屈居其下。相與爲賊。以奪李從珂之宗社。一彼一此。衰王相乘。豈嘗受顧命。輔重貴以保固石氏之邦家乎。敬瑭不推心以託知遠。亦不引以自任也久矣。則護河東片土。休兵息民。免於打草穀之掠殺。而待契丹之退。收拾殘疆。慰安殺戮之餘民。知遠之於天下也。不可謂無功。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之惡。已播而不可揜。桑維翰媚虜以虔劉天下。而自殺其軀。於是人喻於從夷之凶危。而

重賞已俘。國中無主。始徐起而撫之。知遠之成謀決矣。擯契丹以全口口而授之郭氏。契丹弗敢陵也。蓋自朱溫以來。差可許以長人者。惟知遠耳。嗣子雖失。而猶延河東數十年之祀。亦其宜矣。然而不足以延者。知遠亦沙陀也。於時口維口紀未全口也。固不可以爲口口主也。

兵聚而散之。平天下者之難也。漢光武撫千餘萬之降賊。使各安於井牧。遐哉。自武王戡千稟矢之後。未有能然者矣。無仁慈之吏以撫之。無寬緩之政以綏之。無文教之興以移之。則夫習於僞悍。狃於坐食者。使之耕耘。不耐耰鋤之勞。使之工賈。不屑鎡銖之獲。朶頤肥甘。流連飲博之性。夢寐寄於行閒。小有騷動。觸其雄心。卽如螽蝗之蔽日。無有能禦之者矣。河北自天寶以來。民怙亂而不安於田廬久矣。魏博之牙兵已殲。不能懲也。石晉置天威軍而不可用。遂罷之。乃雖不可用。而躍冶之情。仍其土習。則一動而復興。罷之亦問其何所消歸邪。而抑不爲之處置。無賴子弟。業已袴褶自雄於鄉里。無有餘地可置此身。能合而不能離。爲盜而已矣。梁暉起於相。王瓊起於澶。其起也。契丹掠殺之。虐激之。卽無契丹之掠殺。亦安保其爲井牧之馴民乎。敬瑭父子之爲君。虛中國以媚虜。縱驕帥以稱兵。而草澤之姦。能朝耕而織乎。民不富。不足以容游惰之民。國無教。不足以化獷戾之俗。自非光武。則姑聽其著伍。以待其氣之漸馴。而後使自厭戎行以思返。乃可得而徐爲之所。劉知遠安集民之保山谷者。定其志氣。以漸思本計。

自是以後盜乃漸息集之也故賢於於散之也。

得國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衆即潰。君即死國即亡。易如摧稿亦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其後宋奪柴氏而尤易亦迹此而爲之耳。劉氏之代石晉也以視陳霸先而尤正。二蕭石郭皆懷篡奪之謀興叛主之甲知遠雖不救重貴之亡而不臣之迹未著重貴已見俘於契丹石氏無三尺之苗裔可以輔立者中原無主兆人樂推而始稱大號以收兩都逐胡騎然且出兵山左思奪重貴不克而始還若是者宜其可以代興而永其祚然而不能者其故有二。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翰先王親親以篤天倫而枝幹相扶之道即在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先王尊賢以共天職而心膂相依之道即在焉。漢唐之興其親也不能如周召之一心而分土爲侯王者固不可拔也其賢也不能如伊呂之一德而居中爲宰輔者固不可亂也。劉氏起於沙陀以孤族而暴興承祐之外僅一劉崇父子而威望不能與郭威楊邠史宏肇相頡頏舉國之人知孤雛一禽而其宗燿矣。郭氏亦猶是也。柴氏雖有宗黨然不能正名爲皇族亦一夫而已矣。一旦擁他姓以代之孰相難者而又何勞再舉乎。親不可恃天也則庶幾恃有賢輔以左右之耳。知遠之命相竟求之於軍幕執筆之客佐天下賤之惡之狎而蔑之倏起旋滅無爲太息者尤無足怪矣。故劉氏之亡亡於蘇禹珪蘇逢吉之爲相王章之爲三司使也是郭威楊邠史宏肇所睥睨叱咤而使濡毫待命如胥史者也。四

年而劉氏之廟。蕩爲寒灰。尙誰拯哉。天之下。民所仰者。君也。君之下。民所仰者。相也。君非君。則天不能息其亂。相非相。則君不能保其國。開國承家。小人亟用。人之所鄙。天之所棄。不能一朝居矣。二蘇從幕中賤士。躡輔弼之榮。卽求如敬翔任圜和凝而不可得。乃欲伸弱主以折彊臣。其待四年而亡。猶晚矣。郭氏之相。雖德不稱位。而范質李穀之視二蘇。則雲泥也。是以後亡。而承祐旣滅。劉崇猶能保一隅之祀者數十年。愈於郭柴之頓斬。則同姓存亡之故也。親賢之得失。國祚之短長。豈不一如符券與。

李業郭允明導其主以殺大臣。而劉氏速亡。人心未固。主勢不張。而輕用不測之威。翦推戴之臣。楊弼史宏肇王章雖死。郭威擁重兵。據雄藩。恩結將吏。權操威福。遽欲以一紙殺之。其以國戲也。愚不可詰矣。雖然。劉氏之存亡。惡足繫天下之治亂哉。楊弼等就誅。而天下始有可安之勢。則此舉也。論世者之所快也。自唐以來。彊臣擅兵以思篡奪者。相沿成習。無有竄歲久矣。朱溫李克用先後以得中原。而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踵之以興。蓋其間效之蹶起。或謀而不成。或幾成而敗者。鋒刃相仍。民以荼毒也。不可勝紀。當其使爲偏裨。與贊逆謀也。已伏自竊之心。延及於石劉之代。而無人不思爲天子矣。安重榮安從進楊光遠杜重威張彥澤李守貞。雖先後授首。而主臣喋血。以競雌雄。敗則族勝則帝。皆徼幸於不可知之數。幸而伏誅。國亦因是而卒斬。流血成川。民財括盡。以僅夷一叛臣。而叛者又起。彼固曰。與我並肩而起者。資我以興。惡能執法以操我。

生死之柄。沉其熒熒孺子。而敢儼然帝制。秉鈇鉞以臨我乎。自楊邠等以羽翼劉氏之宿將。威振朝廷。權行疆內。而一旦伏尸闕下。如圈豚之就烹。於是而所謂功臣者。始知人主自有魁柄。不待戰爭。而可刈權姦。若當門之草。故郭氏之興。王峻侯益之流。不敢復萌跋扈之心。而李穀范質魏仁浦。乃得以文臣銜天憲。制閫帥之榮辱生死。柴氏承之。樊愛能等疾趨赴市。伏死歐刀。而人不驚爲勦舉。邠章宏肇之誅。實倡其始也。有邠章宏肇之誅。而後樊愛能等之辟。伸於俄頃。而衆心允服。有愛能等之戮。而後石守信輩。以得釋兵保祿位爲幸。宋之中外載甯者三百載。嗚呼。業允明之不量而亟殺權臣也。殆天胤之。以靖百年飛揚盤踞之惡習乎。抑事會已極。無往不復。自然之數也。郭威以一頭子黜王守恩。用白文珂。而盈廷不敢致詰。楊邠史宏肇斥其主以禁聲。而曰有臣等在此。而不誅劉氏。其足以存乎。劉氏卽存。天下之分崩狂競。以日尋鋒刃也。甯可小息乎。邠章宏肇死。於是風氣以移。內難不生。而國有餘力。然後吳蜀楚粵。可次第而平。故此舉也。天下漸甯之始也。劉承祐之死。生國之存亡。不足論也。

耳目口體之各有所適。而求得之者。所謂欲也。君子節之。衆人任之。任之而不知節。足以累德而損於物。雖然。其有所適而求得之量。以任之而取足。則亦屬厭而止。而德不至於凶。物不蒙其害。君子節情正性之功。未可槩責之夫人也。況乎崇高富貴者。可以適其耳目口體之需。不待損於物而給。且以是別尊卑之等。而承天之祐。則如其量而

適焉。於德亦未有瑕也。天下有大惡焉。舉世貿貿然趨之。古今相狃而不知其所以然。則溢乎耳目口體所適之量。而隨流俗以貴重之。所謂寶器者是已。耳目口體不相爲代者也。羣趨於目。而口失其味。體失其安。愚矣。羣趨於耳。而目亦不能爲政。則其愚愈不可言也。寶之爲寶。口何所甘。體何所便哉。卽以悅目而非固悅之也。惟天下之不多有。偶一有之。而或詫爲奇。於是騰之天下。傳之後世。而曰此寶也。因而有細人者出。摘其奇瑰以爲之名。愚者歆其名。任耳役目口四體以徇傳聞之說。震驚而豔稱之曰。此寶也。是舉五官百骸心腎肺腸一任之耳。而不自知其所以貴之重之。思得而藏之之故。嗚呼。其愚甚矣。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何也。愚已甚耳。目口四肢不足以持權。則匹夫糜可衣可食之腴產以求易之。或且競之於人。而戕天倫。凌孤寡。皆其所不恤。崇高富貴者。則虛府庫。急稅斂。奪軍儲。以資采覓。流連把玩。危亡不繫其心。殃必及身。非虛語也。乃試思之。聲音可以悅耳乎。采色可以娛目乎。味可適口。而把玩之下。四體以安乎。于闐之玉。馳人於萬里。合浦之珠。殺人於重淵。商周之鼎彝。毀人之邱墓。豈徒累德以黷淫哉。其貽害於人也。亦已酷矣。從吠聲之口。蕩亡藉之心。以禍天下。而旋殃其身。愚者之不可致詰。至此而極矣。郭氏始建國。取宮中寶器悉毀之。盡萬億之值。碎之爲泥沙。不知者且惜之。抑知其本與泥沙也。無以異。不留之於兩閒。以啓天下之愚。亦快矣哉。夫豈徒寶器爲然乎。書取其合六書之法。形聲不

舛而已。畫取其盡山川動植之形。宮室器服之制。知所考倣而已。典籍取其無闕無謬。俾讀者不疑其解而已。晉人之字。宋元之畫。澄心堂之典籍。盡取而焚之。亦正人心端好尚之良法也。

閉糴以殺鄰國之民。至不仁也。徒殺鄰民而朽吾民之粟以趨於貧。至不智也。李氏淮南飢。周通糴以濟之。二者之惡去矣。其後復大旱。民度淮爭糴。李氏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周乃詔舟車運載者勿予。夫禁舟車而但通負擔。則所及者近而力弱不任負者死相積矣。郭氏方有吞併江淮之計。不欲資敵糧以困之。自謂得算而不知此斗筭之智。徒損吾仁而無益也。旱飢卽至於縣磬。豈有餒死之兵哉。所餒死者民耳。立國則必有積儲矣。卽不給而民之僅存者。嚴刑迫之。無求不得也。又不給而坐食於民。或縱之掠奪而不禁也。則使其主多糴以爲軍食。亦以紓民之死爾。禁舟車之運。勿使糴充軍食者。亦適以重困其民也。豈果於救民者之所忍爲乎。卽以制勝之策言之。兩敵相壓。豐凶各異。所隔者一衣帶水耳。淮南之民強欲糴者。轉鬪而北。不可禁禦。飢瘠瀕死。睨飽食之鄉。欲與爭一旦之命。死且不恤。弱瘠無制之民。且如此矣。如使兵食不繼。彼且令於衆曰。誓死一戰。則禾粟被野者。惟吾是飽。而兵之奮臂以呼。爭先而進。以自救死亡。復何易捍哉。無德於民。不足以興。積怨於兵。則足以亡。晉惠公閉糴而秦師致死。身爲俘囚。大有爲者。不與人爭一飢一飽一飽之利鈍也。故惟深研於人情物理之數者。而後可。

與盡智之用。全仁之施。郭氏固不足以及此。爲德不永。而功亦不集。惟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區區之算奚當哉。

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而至於無法。則民無以有其生。而上無以有其民。故天下之將治也。則先有制法之主。以使民知上有天子。下有吏。而已亦有守以謀其生。其始制法也不能皆善。後世仍之。且以病民而啓亂。然亦當草創之際。或矯枉太甚。或因陋就簡。粗立之以俟。後起者之裁成。故秦法之毒民不一矣。而乘六國紛然不定之餘。爲之開先。以使民知有法。然後漢人寬大之政。可因之以除繁去苛。而整齊宇內。五胡蕩然蔑紀。宇文氏始立法。繼以蘇綽之緣飾。唐乃因之爲損益。亦猶是也。自唐宣宗以後。懿僖之無道也。逆臣盜賊。紛紜割據。天子救死不遑。大臣立身不固。天下之無法。至於郭氏稱周。幾百年矣。唐之善政。無一存者。其下流之蠹政。則相沿而日以增。蓋所謂天子者。疆則得之。弱則失之。所謂宰相者。治亂非所任。存亡非所恤。其令於民也。桎梏之以從令。漁獵之以供軍。如此則安望其有暇心。以問法紀哉。叛臣而天子矣。武人而平章矣。幕客而宰相矣。則其所爲庶司百尹郡邑長吏者。舉可知也。其博涉文墨者。則亦如和凝之以淫詞小藻。取譽花間而已。及郭氏之有國也。始有制法之令焉。然後爲之君者。可曰吾以治民爲司者也。爲之民者。亦曰上有以治我。非徒竭我之財。輕我之生。以爲之爭天下者也。夫郭氏之法。固不可以與於治者多矣。其寬盜一錢以上之死也。罷營

田賦賦民而使均於民賦也。除朱溫所給民牛之租也。皆除民之大蠹而蘇之。亦救時之善術矣。若其給省耗於運夫。則運者甦而輸者之苦未蠲也。禁民之越訴。而弗能簡良守令以牧民。則姦民乍戢。而州縣之墨吏逞民。弗能控告也。訟牒不能自書。必書所倩代書者姓名。以懲教訟。而訟魁持利害以脅人。取賄姦民益恣。而弱民無能控告也。其除賣牛皮者之稅。令田十頃。稅一皮。徒寬屠賈而移害於農。加無名之征也。凡此皆以利民而病之。圖治而亂之。法之所立。弊之所生也。蓋其爲救時之善術者。去苛虐之政。而未別立一法。故善也。其因陋就簡而生弊者。則皆制一法以飾前法。故弊也。法之不足以治天下。不徒在此。而若此者爲尤。雖然。以視蕩然無法之天下。則已異矣。君猶知有民而思治之。則雖不中而不遠。民猶知有法而遵之。則雖蒙其害。而相習以安。蓋郭氏懲武人幕客之樵蘇其民。而任其荒蕪。標掎克之成格。以虐用之於無涯。於是范質李穀王溥諸人進。而王峻以翼戴之元功。不能安於相位。故有革故取新之機焉。樞密不能操宰相之進止。宰相不復倚藩鎮以從違。君爲民之君。相爲君之相。庶幾乎天職之共焉。嗣是而王朴竇儼得以修其文教。而宋乃因之以定一代之規。故曰。天下將治。先有制法之主。雖不善。賢於無法也。漢承秦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師三代。唐承拓拔宇文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及兩漢。宋承郭氏柴氏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踰盛唐。不善之法立。民之習之已久。亦弗獲已。壹志以從之矣。損其惡。益之以善。而天下遂寯。

惟夫天下方亂而未已。承先代末流之稗政。以益趨於下。而盡喪其善者。浸淫相襲。使
粉褶刀筆之夫。播惡於高位。而無爲之裁革者。於是雖有哲后。而難乎其頓改。害即可
除。而利不可卒興。此湯武之繼桀紂。與高皇帝之繼胡元。所以難也。有法以立政。無患
其疵。當極重難反之政令。移風俗而整飭之。以康兆民。豈易言哉。上無其主。則必下有
其學。至正之末。劉宋諸公。修明於野。以操旋轉之樞。待時而行之。其功豈淺眇乎。
無子而立族子。因昭穆之序。爲子以奉宗祀。自天子達於士。一也。而天子因授以天下
爲尤重。異姓者。不得爲後。大法存焉。春秋莒人後鄆。而書之曰滅。至嚴矣。乃事有至變
者焉。則郭氏是已。郭威起於卒伍。旁無支庶。年老無子。更無可立之羣從。柴氏之子。旣
其內姻。從之鞠養。而抑賢能。可以託國。求同姓之支子。必不可得。舍郭榮亦將孰託哉。
旣立宗廟。以天子之禮祀其先。神雖不歆非類。而豈自我餒之乎。故立異姓以爲後。未
可爲郭氏責也。或曰。威無同姓可立之後。知榮之賢。引而置之將相之位。以國禪之。而
不改其族姓。傲堯舜之道。不亦美乎。舜宗堯而祖文祖。祀亦可弗絕也。曰。時則上古人
則聖人。在位者則臯。變稷契。而後舜禹之受禪。天下歸心焉。乃欲使篡奪之君。擾亂之
世。疆藩睥睨。以思弋獲之大位。取一六賢以下之少年。遽委以受終庸詎得哉。舜穆四
門。叙百揆。雷雨弗迷。而共驩猶猜於廷。三苗猶叛於外。若禹平水土。定九州。大勳著於
天人。羣后之傾心久矣。舜仰承堯之已蹟。而踵行之。而榮惡足以勝之。自朱李以來。位

將相而狂爭者。非一人也。郭氏之興。榮無尺寸之功。環四方而梟立者。皆履虎啗人之武人。榮雖賢。不知其賢也。孤雛視之而已。俄而將相矣。俄而天子矣。爭奪者攘臂而仍之。不能一朝居也。徒爲子噲子之而敢言堯舜乎。所難處者。榮旣嗣立。而無以處榮守禮耳。論者乃欲別爲郭氏立後。而尊守禮爲太上皇。則何其不審而易於言也。郭氏無可立之後明矣。將誰立邪。榮之得國。實以養子受世適之命。郭氏之恩。何遽忍忘。身非漢高。自我而有天下。則不得加皇號於私親。禮之所不許者。宋英宗且不得加於濮王。而況守禮乎。然則將如之何。守禮之爲光祿卿。先朝之命也。迎養宮中。正名之曰所生父。其沒也。葬以卿祭。以天子其服視同姓之爲人。後者爲之期。則庶乎變而不失其常矣。外繼竄宗之法。不可執也。爲天子而旁無可立之支庶。古今僅一郭氏。道窮則變。變乃通也。

與人俱起。血戰以戴己爲君。功成位定。而挾勳勞以相抗。亦武人之恆也。卽慮其相仍以攘臂。自可以禮裁之。以道制之。使自戢志以甯居。遽加猜忤而誅夷之。刻薄寡恩。且抱疚於天人。漢高帝之所以不得與於純王之道也。郭氏因羣力以奪劉氏之國。而王殷無罪受誅。王峻貶竄而死。其事與高帝同。而時則異。未可以蘊醢韓彭之惡。責郭氏也。自唐天寶以來。上懷私恩而姑息。下挾私勞以驕橫。擁之而興之日。早已伏奪之之心。位樞密任節鎮者。人無不以天子爲可弋獲之飛蟲。敗者成者。乍成而旋敗者。相踵

以興。無歲而兵戈得息。乃至延契丹以蹂中國。口口裂生民之血塗草野極矣。李嗣源之於存勗也。石敬瑭之於嗣源也。郭威之於劉知遠也。皆自以爲功。而相師以起者也。究不能安於其位。以貽後昆。而徒辱中原之神臯天闕。爲旦此夕彼之殪場。其他速敗而自滅其族者。更僕而不勝數。至於郭氏有國。幸而存者鮮矣。高行周卒。慕容彥超滅。王峻輩擅國之兵。奪民之財。其以亂天下也無疑。郭氏雖不可以行天誅。而天誅不容緩矣。亂人之未絕。其亂不衰。決意行法於廷。而不勞爭戰。事會已及。變極而復。尙奚容其遲疑乎。殷峻誅。而後樊愛能何徽可伏法於牙門。武行德李繼勳可就貶於國法。乃以施於有宋。而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斂手以就臣服。天誅也。王章也。國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殖醢韓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來。飛揚跋扈之氣習。爲之漸息。一人死。則萬人得以保其生。王殷王峻。俛首受誅。不亦快與。

國家有利國便民之政。而遣專使以行使非其人。則國與民交受其病。弗如其已之也。使者難其人而不容已。則弗如卽責之所司。而飭以違令之大法。固愈於專使之病國與民遠矣。夫國家之置守令。何爲者也。豈徒以催科迫民而箕斂之乎。豈徒以守因陋就簡之陳格。而聽其日卽於廢弛乎。豈徒以聽民之訟斂。鈞金束矢之入。以爲訟府。而啓民於爭乎。下有疾苦而不能達。則爲達之以不沮於上聞。上有德意而不能宣。則爲宣之以不窮於下逮。於是有上言便宜以拯民而益國者。參廷議而決其可行矣。卽以

屬之守令。使進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耆老。按行閱視。條奏其方畧。而卽責之以行。苟其玩上旨以違民心。專改革而違國憲。則有誅殛貶褫之法。以隨其後。賢者勸。不肖者懲。蔑不可舉也。夫既有悉治理以上言者。媿媿而盡其利病。貪猾暴虐之吏。固無可容其欺蔽。卽有老病疲茸怠而坐弛之守令。監司得持課程以督其不逮。監司朋比飾說以罔上。司憲之臣。得持公議以糾其不若。廷臣清。監司無枉。守令不敢失墜。有言者必有行者。取之建官分職之司而已足。夫何阻隔不宣之足慮哉。若夫言利病者。徒取給於筆舌而固不可行。則守令得詳悉以上請。而仍享無事之清晏。奚用專使督行。而有不得其人之憂哉。明君之治。擇守令而已。守令不易知。擇司銓司憲者而已。司銓司憲者。日在天子之左右。其賢易辨也。而抑得賢宰相以持衡於上。指臂相使。綱維相挈。守令之得失。無不可通於密勿。則天子有德意而疾通於海內。何扞格之有乎。此之不謹。而恃專使以行上意。是臂不能使指。而強以繩曳之也。一委之專使。則守令監司皆卸其利國利民之責。行之不順。國病民勞而不任其咎。卽有賢者。亦以掣曳而廢其職。況不肖者之徒。張威福迫。促煩苛。以苟且報奉行之績乎。江南李氏聽刺史田敬洙之請。修水利於楚州。溉田以實邊。而馮延巳使李德明任其事。因緣侵擾。興力役。奪民田。而塘竟不成。巡撫諸州以問民疾苦。而使馮延魯以淺劣輕狂任之。反爲民害。徐鉉徐鉉論列其委任之失。顧得貶竄。夫豈特二馮之邪佞。不可任哉。使守令牧民。而別遣使以興

事未有可焉者也。

周主威疾篤。遺命鑒唐十八陵發掘之禍。令嗣主以紙衣瓦棺斂已。自謂達於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遺體矣。其得國也不以正。既無以求福於天。其在位也。雖賢於亂君。而固無德於天下。以大服於人。惴惴然朽骨之是憂。而教其臣子。使不能盡一日之心力。以效於君親。其智也。正其愚也。尤可哂者。令刻石陵前。以紙衣瓦棺正告天下後世。吾惡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則亂兵盜賊。欲發掘者。抑必疑其欺已。愈疑而愈思發之。漢文令薄葬。而霸陵之發。寶玉充焉。言其可信。人其以言相信耶。陵墓之發。自嬴政始。驪山之藏。非直厚葬已也。金銀寶玉。鼎彝鏡劍。玉以爲匣。汞以爲池。皆非生平待養之資。而藏之百年。愈爲珍貴者。是以招寇。若夫古之慎終厚葬。以盡人子之心者。斂襚之衣。無算。遣車明器。祭器。柳衣。茵。罍。贈帛。見於士喪禮者。如彼其備。等而上之。至於天子。所以用其材而極孝養必具之物者。禮雖無考。而萃萬國之力以葬一人。其厚可知也。然皆先骨而朽。出於藏而不適於用。則人子之忱以舒。而終鮮發掘之患。先王之慮之也。周取義也正。而廣仁孝以盡臣子之情也。至不可過也。抑不可及也。周主威不學無術。奚足以知此哉。墨氏無父。夷人道於禽獸。惟薄葬爲其惡之大者。藉口安親。而以濟其吝物寡恩之惡。禽道也。爲君父者。以遺命倡之。亦不仁矣。

高平之戰。決志親行。羣臣皆欲止之。馮道持之尤堅。乃至面折之曰。未審陛下能爲唐

太宗否。夫謂其君爲不能爲堯舜者。賊其君者也。唐太宗一躬帥六師之能。而大聲疾呼。絕其君以攀躋之路。小人之無忌憚也。一至此哉。道之心路人知之矣。周主之責樊愛能等曰。欲賣朕與劉崇。道之心亦此而已。習於朱友貞李從珂之膈縮。困潰而亡。已不難袖勸進之表以迎新君。而已愈重。賣之而得利。又何恤焉。周主憚於其虛名。而不能卽斬道以徇。然不旋踵而道死矣。道不死。恐不能免於英君之竄逐也。若夫高平之戰。則治亂之樞機。豈但劉郭之興亡乎。郭氏奪人之國。失之而非其固有。劉氏興報讎之師。得之而非其不義。乃其繫天下治亂之樞機者何也。朱友貞李存勗李從珂石重貴劉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驕帥挾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讎其不軌之志。其戰不力。一敗而潰。反戈內嚮。殪故主以迎仇讎。因以居功擅兵。擁土尸位。將相立不拔之基。以圖度非分。樊愛能等猶是心也。馮道亦猶是心也。況周主者。尤非郭氏之苗裔。未有大功於國。王峻輩忌而思奪之夙矣。峻雖死。其懷峻之邪心者。實繁有徒。使此一役也。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仰諸軍以禦患。小戰不勝。崩潰而南。郭從謙朱守殷之於李存勗。康義誠之於李從厚。趙德鈞之於李從珂。杜重威張彥澤之於石重貴。侯益劉銖之於劉承祐。皆秉鉞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殞而主亦如是而已矣。且不徒長逆臣之惡。以習亂於不已也。劉崇方挾契丹以入。周師潰。周國亡。草穀之毒再試。而黎民無孑遺。德光且留不去。而中國無天子。劉崇者。又豈能保其不爲劉豫。而

靖康汴梁祥興海上之禍。在此役矣。夫馮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動其心。不失其爲瀛王者。而抑又何求哉。惟周主決志親征。而後已潰之右軍。不足以搖衆志。潰掠之逃將。不足以劫宮闕。身立血戰之功。而樊愛能等七十人之伏辜。無敢爲之請命。於是主乃成乎其爲主。臣乃成乎其爲臣。契丹不戰而奔。中國乃成乎其爲中國。周主之爲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爲生民請命。而得焉者何也。遽不能爲唐太宗。而豈馮道之老姦所可測哉。

盜非可一時猝捕而弭者也。故漢武帝分遣繡衣持節逐捕。而盜愈甚。蓋亦思盜之所以能爲盜者乎。以爲倏聚倏散。出鬼入魅者。從其爲盜之頃。見其如此耳。其必有居也。必與民而雜處。其劫奪而衣食之也。必有所資於市易。其日遊行而無忌也。必與其鄉之人而相往來。其不能以盜自居。必有託以自名也。必附於農工商賈技術之流。而曰所業在是。故鄉之人知其盜也。郡邑之胥吏。莫不知其盜也。所不知者。朝廷猝遣之使行。茫茫原野之中。閱穰穰羣居之衆。盡智殫威。祇以累疑似之民。而終不知盜之所在耳。使臣逐捕之。則守令坐委之曰。天子之使。如此其嚴威。無可如何。而何易責之我邪。則盜益游行自得。而罔所忌畏。以秦皇漢武之威。大索天下。而一夫不可獲。况使臣哉。盜者。天子之所不能治。而守令任治之。守令之所不能知。而胥役知之。胥役之所不盡知。而鄉里知之。鄉里有所畏而不與爲難。胥役有所利而爲之藏姦。乃鄉里者。守令之

教化可行。而胥役者。守令之法紀可飭者也。盜亦其民。胥役亦其胥役。舍此勿責。而欲使使者以偶見之旌旄。馳虛聲而早使之規避。則徒爲民擾而盜不戢。其自貽之矣。周主知其然。罷巡檢使臣。專委節鎮州縣。誠治盜之要術也。

王朴畫平一天下之策。先下江南。收嶺南。次巴蜀。次幽燕。而後及於河東。其後宋平諸國。次第略同。而先蜀後江南。晚收河東。而置幽燕於不復。與朴說異。折中理勢。以爲定論。互有得失。而朴之失小。宋之失大也。以勢言之。先江南而後蜀。非策也。江南雖下。巫峽夔門之險。水陸兩困。仰而攻之。雖克。而兵之死傷也必甚。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脊。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掃葉。得勢故也。以道言之。江南雖云割據。而自楊氏徐氏以來。以休兵息民。保其國土。不隨羣雄力競。以爭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無殃兆。民絕彘倫。淫虐之巨惡。嚴可求李建勳。皆賢者也。先後輔相之。馮延巳輩。雖佞而惡不大播於百姓。生聚完文教興。猶然彼都人士之餘風也。孟知祥據土以叛君。阻兵而無保民之志。至於景。驕淫侈肆。縱嬖倖以虐民也。殆無人理。則興問罪之師。以拯民於水火。固不容旦夕緩也。嶺南劉氏。積惡三世。民怨已盈。殆倍於孟景。而縣隔嶺嶠。江南未平。姑俟諸其後。則勢之弗容迫圖者耳。先吳後蜀。理勢之兩誦者也。此宋之用兵。賢於王朴之策也。若夫河東之與幽燕。則朴之策善矣。劉知遠之自立也。在契丹橫行之日。中土無君而爲之主。以拒悍夷。於華夏不爲無功。劉崇父

子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奪其國。而又欲殄滅其宗祀。則天理之絕已盡。撫心自問。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雖在宋世。猶有可憫者存也。契丹乘石散塘之逆。闌入塞內。據十六州。以滅裂我口口。天下之大防。義之所不容。鑒者莫此爲甚。驅之以復吾禹甸。乃可以爲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緩河東必矣。卽以勢言。契丹之據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廬帳爲便安。視幽燕爲贅土。未嘗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而唐之遺民猶有存者。思華風厭羶俗。如吳蠻王權之不忍陷身汗藏者。固吞聲翹首以望王師。則取之也易。遲之又久而契丹已戀爲膏腴。據爲世守。故老已亡。人習於夷。且不知身爲誰氏之餘民。畫地以爲契丹效死。是急攻則易。而緩圖則難也。幽燕舉。則河東失左臂之援。人飛狐天井而夾攻之。師無俟於再舉。又勢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謀。理勢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畧。斯其允矣。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偉論。遂絀曹翰之成謀。以力敝於河東。置幽燕於膜外。則趙普之邪說蠱之也。普。薊人也有鄉人爲之居間。以受契丹之餌。而偷爲其姻亞。鄉鄰免兵戈之警。席口口以鼾睡。姦謀進而貽禍無窮。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試樊愛能之歐刀也。

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羣天下之陷溺。難矣哉。楊墨之賊道也。興於春秋之世。至孟子而僅及百年。且爲之徒者。惟彊力慧辨之士。能習之者亦寡矣。士或淫而民固無有信從之者。韓愈氏曰。孟子辭而闕之。廊如也。抑亦易爲廊如矣。浮屠之

於中國。至唐宋之際。幾千年矣。信從之者。自天子達於比戶。貧寡之民。老稚婦女。皆翕然焉。拓拔氏宇文氏唐武宗凡三禁之。威令已迫天下。顧爲之怨憤。不旋踵而復張。無惑乎愚者之言曰。是聖教之不可蔑者也。周主榮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而存寺尙二千有奇。僧尼猶六萬。說者或病其不力爲剷除。乃不知周主之漸而殺其滔天之勢也。爲得其理。使有繼起者踵而行之數十年。而其邪必衰止。固非嚴刑酷令。憑一朝之怒所可勝者也。浮屠之惑天下也。有三士之慧而失教者。聞有性命之說。心儀其必有可以測知。而不知所從。浮屠以浮動乍靜之間。光示之。遂若有所依據。而名利之勞役已疲。從之以乍息其心旌。若勞極而蔭於林。因謂爲吾宅也。熟寐而不知其倚於荊棘也。然而如此者。十不得一。其次則畏死患貧。負疚逃刑之頑夫。或覲其卽得。或望之身後。自無道以致福。無力以求安。而徼幸於不然之域。遂竭心力資財以販買之。又其下則目炫於塔廟形像之輝煌。耳淫於鍾磬鼓鉦之鞀鞀。心移於千人之聚。百人之集。焚香稽首之殷勤。貿貿然而樂爲其徒者。盡天下而皆然。非知有所謂浮屠之法也。知寺院僧尼而已。而避役之罷民。逃伍之潰卒。叛逆之臧獲。營生不給。求偶不得。無藉之階。氓利其徒衆之繁。有可以抗句索匿姓名。仰食而偷生。若此者。其勢殺其額有限。其爲之師者。遼戾寒涼而不振。則翕然夸耀之情移。蕭散以幾於衰滅。然後寬徭省罰。以安小人。明道正諍。以教君子。百年之內。可使渾散而冰消也。急誅之而激以興。緩圖之而

燄以燂。此制勝之善術。禹之所以抑洪水者。惟其漸而已矣。拓拔宇文。固不足以此。唐武之後。繼以宣宗。抑流急必逆之勢然也。周主行裁損之法得之矣。而宗社旋移。宋太宗天倫既斃。懷疚不甯。冀獲庇覆於心。忘罪滅之邪說。是以法立未久。旋復囂張。嗚呼。道喪不復。抑生人之不幸與。而導以猖狂者。李遵勗楊億之爲世教蠹賊。亦不可勝誅也。趙抃張九成。皆清節之士也。而以身導其狂流。於是而終不可遏。豈周主除邪不盡之過乎。

周主立二稅徵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兩稅既行。無有便於此矣。急於此則民病易知也。緩於此則民亦病未易知也。夫惟富人之求而無不給也。則急之與緩勿擇也。貧民者。歲之所獲。僅此而已矣。急之則稱貸而倍償。固也。獲之有量。而須用者無方。乘其方有之日。使以其應輸者輸官。則所餘爲私家之養者。或足或乏。皆可經度。以節一歲之用。六月而蠶織成矣。十月而禾黍登矣。而上無期以限之。愚民忘他日之催科。婦子豔絲粟之有羨。游食之工賈。鄉鄰之釀會。相與糜其贏餘。室已如縣。而徵求始迫。於是移來歲未審之豐歉。倍息以代而求免於桁楊。上且曰。吾已緩之。而猶不我應。民之頑也。乃不知緩之正所以迫之也哉。情不可不諒也。時不可不知也。役事其休之後。予以從容謀生之計。而暇豫以圖方春于耜之勞。民不能自度。上爲度之。而當其緩也不容急。當其急也不容緩。憂民之憂者。不可不察也。以六月徵者。期成於八月。以十月徵

者期盡於一冬。力可供則必之以速完。貧不可支。則蠲除於限末。嚴豪民玩上之罰。開貧寡自全之路。一歲畢一歲之徵。民習而安焉。王者復起。不能易也。

文信公奉使不屈。從容就死。推忠貞者。莫之能踰也。求其先信國而興者。顏魯公而外。孫晟其無媿焉。信國以儒臣起義。事中國之共主。敗而不撓。亡而不屈。而晟捐其故國。自北徂南。投身危邦。事割據之主。則出身次第。不若信公之正大。江南非四海兆人之元后。而爲之效死。蓋亦褊矣。而未可以此短晟也。晟雖非江南之人士。然其南奔也。石劉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號。且進契丹以入踐中原。君劣臣離。上下蕩然無紀。雖云故土。固志節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江南承天下無君之乏。保境息民。頗知文教。士不幸生於其世。無可致身之地。則擇地而蹈。能用我者。爲盡臣節。委誠以舍命。初非叛故主。附新君。僅酬國士之知者。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乃若晟之奉表於周。請奉正朔。與信公之所請於蒙古也。其事略同。而折中於義。則晟愈焉。江南之與周齒也。小役大弱。役強焉。而可保其宗社。則宗社重矣。宋之於蒙古。□□之大辨也。屈志以祈請。雖幸而存。爲□□之附庸。生不如其死。存不如其亡。而宗社抑輕矣。然則信公之爲趙氏宗社謀也。則忠。而爲自謀其所以效忠者。則失也。海上扁舟。猶存中華之一綫。等死耳。擇死所而死之。固不如張陸之徑行以自遂矣。晟之屈已以請命。志士之所弗堪。固勞臣之所必效。幸得當而延李氏一日之宗祔。屈不足以爲辱。但不以其私屈焉。而志已光昭。

矣。此晟之死。視信公爲尤正焉。若其堅貞之操。從容之度。前有魯公。後有信公。鴈行而翔。爲尤正焉。於天步均也。又何多讓與。

竇儼論相之說非也。天子之職。擇相而已矣。百爲之得失。百尹之貞邪。莫不以擇相爲之本。爲天下之元后父母。僅此二三密勿之大臣。爲宗社生民效其敬慎。不知自擇而委之前在此位者。以舉所知而任之。不知天之與以天下。而天下戴之以爲大君。何爲者邪。旣云令宰相舉所知矣。是信其有知人之明。靖國之忠也。又責以保任。而舉非其人。責其舉者。是何其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邪。保任之法。用之於庶官。且徒滋比阿覆蔽之姦。况舉天下以授之調變。而但恃緣坐舉主之峻法乎。又況人不易知。不保其往。乃以追責者舊歸田之故老。借使王安石蒙壞法之譴。文潞公且被褫奪。秦檜正誤國之刑。胡文定與坐戮尸乎。儼又云。姑試以本官權知政事。察其職業之堪否。而後實授。則尤謬甚。以此法試始進之士。使宰一邑司一職者。子產猶曰。美錦不以學製。與天子坐而論道。爲天下臣民所倚賴之一二人。乃使循職業以課能否。而用舍之。知有恥者。亦不願立於其廷。况其以道事君。進退在己。而不以天子之喜怒爲進退者哉。此法行。則惟兢兢患失之鄙夫。隱忍以守章程。充於廉陞而已。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於相。非一日之遽得者也。人君登進草萊之士。而至於相。非一日驟予之也。或自牧守。或自卿貳。或自詞臣。業已爲羣情所歆厭。而數蒙人主之顧問。兵農禮樂。皆足以見其才。出處

取與皆足以徵其守。議論設施皆足以測其量。薦拔論劾皆足以試其交。而待諸已入綸扉。將宣麻敕之日。始以職業考其優劣而進退之乎。甚矣儼之罔於君人之道也。曾細以襲天職。猜疑以解士心。長君之偷。勸臣之黨。而能尊主庇民。未之有也。漠然不相信之人。一人譽之。卽引而置之百僚之上。與謀宗社生民之大。使其歆實授。而飾迹以求榮。天下其得有心膂之臣乎。蓋自唐昭宗處傾危之世。廉恥道喪。植幹已虧。而昭宗躁競。獎浮薄之風。故張濬朱朴之流。卒然拔起以尸政府。而所謂宰相者賤矣。儼習於隨俗之汜濫。固將曰。此朝廷執筆以守典章之掾史耳。姑試之。而以程限黜陟之。奚不可哉。洵如其言。天下惡得而定邪。

周主南伐江南。勞師三載。躬親三駕。履行陣。冒矢石。數十戰以極兵力。必得江北而後止。江北旣獻。無難席捲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饋鹽還俘。置之若忘。嗚呼。此其所以明於定紛亂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畧也。蓋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當時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於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爲主於塞內。南向而俯臨中夏。有建誦之勢焉。叛臣降將。導以竊中國之政令。而民且奉之爲主。德光死。兀欲述律交相戕賊。至是其勢亦衰矣。是可乘之機也。然其控弦馳馬。獷悍之力。猶未易折箠以驅之出塞。且自朱溫以來。所號爲中國主者。僅橫亘一綫於雍豫兗青之中。地狹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國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內而應乎外。則不收淮南江北之

地。中國不成其中國。守不固。兵不彊。食不裕。強起而問燕雲之故壤。石重貴之覆軌。念之而寒心矣。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歸。天下終不可得而寧。而欲勤外略。必靖內訌。乃孟氏之在蜀。劉氏之在粵。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張吾威也。惟江南之立國也固矣。楊徐李閔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謀不改。李璟雖庸。人心尙固。求以勝之也較難。惟其難也。是以勝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衆而足以效甲。有其土而足以阜財。受其降而足以息亂。且使兵習於戰。以屢勝而張其勢。將試於敵。以功罪而擇其才。割地畫江。無南顧之憂。粵人且遙爲效順。於是踰年而自將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於天下。而中國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畧則實足以一天下而紹漢唐者也。王朴先蜀粵而後幽燕之策。非也。屢試而驕以疲矣。威方張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古樂之亡。自暴秦始。其後大亂相尋。王莽赤眉五胡安史黃巢之亂。遺器焚毀。不可復見者多矣。至於柴氏之世。僅有存者。又皆漢以後之各以意彷彿效爲者。於是周主榮銳意修復。以屬之王朴。朴之說。非必合於古也。而指歸之要。庶幾得之矣。至宋而胡安定范蜀公司馬溫公之聚訟。又興。蔡西山掇拾而著之篇。持之確析之精。雖然。未見其見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孔子曰。大樂必簡。律呂之制。所以括兩閒繁有之聲。而歸之於簡也。朴之言曰。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朴

之所謂八十四調者。其歸十二調而已。計其鴻細長短。高下清濁之數。從長九寸徑三分之律。就中而損之。旋相生以相益。而已極乎繁密。九九之數。盡於八十一。過此則目不能察。手不能循。耳不能審。心不能知。虛立至密。至頤之差等。亦將焉用之也。蔡氏黃鐘之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推而施之大鐘大鐻。且有不能以度量權衡分析之者。而小者勿論矣。盡其數於九九八十一而止。升降損益。其精極矣。取其能合之調。爲十二均足矣。故王朴律準從九寸而下。次第施柱。以備十二律。未爲疏也。然自唐以降。能用此者猶鮮。過此以推之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密。夫誰能用之哉。大樂必簡。繁則必亂。況乎其徒繁而無實耶。夫兩閒之聲。而欲極其至。曠之變。則抑豈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已乎。今以人聲驗之。舉一時四海之人。其唇舌齶喉齒鼻。舉相似也。引氣發聲。其用均也。乃其人之衆。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不知凡幾也。雖甚肖者。隔垣而可別。乍相逼以相聆似矣。而父母妻子。則辨之也。無有同者。是知天下之聲。無涯無算。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該之。謂之至密。而固不能盡其萬一。則其爲法也。抑隘甚矣。天地之生聲也。色也。臭也。味也。質也。性也。才也。若有定也。實至無定也。若有涯也。實至無涯也。惟夫人之所爲。以範圍天地之化而用之者。則雖至聖至神。研幾精義之極至。而皆如其量。聖者之作。明者之述。就其量之大端。約而畧之。使相叶以成用。則大中至和。厚生利用。正德之道全矣。其有殘缺不修。紛雜相閒。以成乎亂者。

皆卽此至簡之法。不能盡合耳。故古之作樂者。以人聲之無涯也。則以八音節之。而使合於有限之音。抑以八音之無準也。則以十二律節之。而合於有限之律。朴之衍爲七調。合爲十二均。數可循。度可測。響可別。目得而見之。耳得而審之。心得而知之物。可使從心以製。音可使大概而分。其不細也。乃以不淫人之心志也。過此以往。奚所用哉。嗚呼。王朴極其思慮。裁以大綱。樂可自是而興矣。至靖康之變。法器復亡。淫聲胡樂。燼亂天下之耳。且不知古樂之爲何等也。有制作之聖。建中和之極者出焉。將奚所取正哉。如朴之說。固可采也。九寸之黃鐘。以參黍得其度數。有一定之則矣。而上下損益盡之。十二變而止。而用黃鐘以成衆樂也。不限於九寸。因而高之。因而下之。皆可叶乎黃鐘之律。則九其九。而黃鐘之繁變皆在焉。則十一律七調十二均之繁變皆在焉。巧足以制其器。明足以察其微。聰足以清其紀。心足以窮其理。約舉之而義自宏。古樂亦豈終不可復哉。若苛細煩密之說。有名有數而不能有實。祇以癸人之心志。而使不敢言樂。京房以下之所以爲樂之贅疣也。折中以成必簡之元聲。尙以俟之來哲。

讀通鑑論卷十六

用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譔

叙論一

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爲之名曰禪。於是爲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爲統。而後可以爲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綴繫。以揜篡奪之迹。抑假鄒衍五德之邪說。與劉歆歷家之緒論。文其誠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統之爲言。合而併之之謂也。因而續之之謂也。而天下之不合與不續也多矣。蓋嘗上推數千年中國之治亂。以迄於今。凡三變矣。當其未變。固不知後之變也。奚若。雖聖人弗能知也。商周以上。有不可考者。而據三代以言之。其時萬國各有其君。而天子特爲之長。王畿之外。刑賞不聽命。賦稅不上供。天下雖合而固未合也。王者以義正名而合之。此一變也。而湯之代夏。武之代殷。未嘗一日無其主焉。及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各據所屬之從諸侯。以分裂天下。至戰國而強秦六國。交相爲從衡。赧王朝秦。而天下並無共主之號。豈復有所謂統哉。此一合一離之始也。漢亡而蜀漢魏吳三分。晉東渡而十六國與拓拔高氏宇文。裂土以自帝。唐亡而汴晉江南吳越蜀粵楚閩荆南河東各帝制以自崇。土其土。民其民。或述示臣屬。而終不相維繫也。無所統也。六國離而秦苟合。以及漢。三國離而晉乍合之。非固合也。五胡起。南北離。而隋苟

合之以及唐。五代離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離之局一變也。至於宋亡以迄於今。則當其治也。則中國有共主。當其亂也。中國並無一隅分據之主。蓋所謂統者。絕而不續。此又一變也。夫統者合而不離。續而不絕之謂也。離矣而惡乎統之。絕矣而固不相承。以爲統。崛起以一中夏者。奚用承彼不連之系乎。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當其治。無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於正。當其亂。既不正矣。而又孰爲正。有離有絕。固無統也。而又何正不正邪。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惟爲其臣子者。必私其君父。則宗社已亡。而必不忍戴異姓異族以爲君。若夫立乎百世以後。持百世以上大公之論。則五帝三王之大德。天命已改。不能強繫之以存。故杞不足以延夏。宋不足以延商。夫豈忘禹湯之大澤哉。非五子不能爲夏。而歌雒汭。非箕子不能爲商。而吟麥秀也。故昭烈亦自君其國於蜀。可爲漢之餘裔。而擬諸光武。爲九州兆姓之大君。不亦誣乎。充其義類。將欲使漢至今存而後快。則又何以處三王之明德。降苗裔於編氓邪。蜀漢正矣。已亡而統在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興者。唐承隋。而隋抑何承。承之陳。則隋不因滅陳而始爲君。承之宇文氏。則天下之□□已□何統之足云乎。無所承。無所統。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亂。天也。猶日之有晝夜。月之有朔弦望晦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順逆。定天命之去留。而瞻瞻然爲已亡無道之國。延消謝之運。何爲者邪。宋亡而天下無統。又奚說焉。近世有李槃者。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歸。爲篡弑之蕭衍。

延苟全之祀。而使之統陳。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勗。不知所出之徐知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父子君臣之倫大紊。而自矜爲義。有識者一喁而已。若鄒衍五德之說。尤妖妄而不經。君子闢之。斷斷如也。

叙論二

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匹夫匹婦之與知。聖人莫能違也。然而君子之是非。終不與匹夫匹婦爭鳴。以口說爲名教。故其是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流俗之相沿也。習非爲是。雖覆載不容之惡。而視之若常。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則惡不知懲。善亦猶是非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闕。而天良在焉。非秉日月之明以顯之。則善不加勸。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而豈灌灌諄諄。取匹夫匹婦已有定論之褒貶。曼衍長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莊生曰。春秋經世之書。聖人議而不辯。若華督宋萬。楚商臣蔡穀。當春秋之世。習爲故常而不討。乃大書曰。弑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辯也。以此義推之。若王莽曹操朱溫輩之爲大惡也。昭然見於史策。匹夫匹婦得以詬厲之於千載之下。而又何俟論史者之喋喋哉。今有人於此。殺人而旣服刑於司寇矣。而旁觀者又大聲疾呼。以號於人曰。此宜殺者。非匹夫匹婦之褊躁。而暇而爲此。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詐遁之游辭。不能復逞。使聖人取中肩之逆。稱王之僭。申明不已。而自謂窮亂賊之姦。彼姦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婦之巷

議也。而又奚畏焉。蕭曹房杜之治也。劉向朱雲李固杜喬張九齡陸贄之貞也。孔融王經段秀實之烈也。反此而爲權姦。爲宦寺。爲外戚。爲佞倖。爲培克之惡。以敗亡人國家也。漢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其後世之驕奢淫佚。自貽敗亡也。漢高之興。項羽之亡。八王之亂。李郭之功。史已詳紀之。匹夫匹婦聞而與知之。極詞以贊而不爲加益。聞者不足以興。極詞以貶而不爲加損。聞者不足以戒。惟匹夫匹婦悻悻之怒。沾沾之喜。繁詞累說。自鳴其達於古者。樂得而稱述之。曾君子誘掖人之善。而示以從入之津。弭止人之惡。而窮其陷溺之實。屑侈一時之快論。與道聽塗說者。同其紛呶乎。故編中於大善大惡。昭然耳目。前有定論者。皆畧而不贅。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所繇與胡致堂諸子之有以異也。

叙論三

論史者有二弊焉。放於道而非道之中。依於法而非法之審。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爲榮。貶其所不勝貶。而姦邪顧以爲笑。此既淺中無當之失矣。乃其爲弊。尙無傷於教。無賊於民也。抑有纖曲瑣鬼之說出焉。謀尙其詐。諫尙其譎。徼功而行險。干譽而違道。獎詭隨爲中庸。誇偷生爲明哲。以挑達搖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橫巧裂人之名義。而使枉。此其於世教與民生也。災愈於洪水。惡烈於猛獸矣。蓋嘗論之。史之爲書。見諸行

事之徵也。則必推之而可行。戰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爲便。進諫而君聽以從。無取於似仁似義之浮談。祇以致悔吝而無成者也。則智有所尙。謀有所詳。人情有所必近。時勢有所必因。以成與得爲期。而敗與失爲戒。所固然矣。然因是而卑污之說進焉。以其纖曲之小慧。樂與跳盪游移。陰匿鈎距之術而相取。以其躁動之客氣。迫與輕挑。忤忿武健。馳突之能而相依。以其婦姑之小慈。易與狐媚猫狗。馴渙柔異之情而相昵。聞其說者。震其奇詭。歆其纖利。驚其決裂。利其响嘔。而人心以蠱。風俗以淫。彝倫以斁。廉恥以墮。若近世李贄鍾惺之流。導天下於邪淫。以釀社稷生民之禍。豈非逾於洪水。烈於猛獸者乎。溯其所繇。則司馬遷班固喜爲恢奇震耀之言。實有以導之矣。讀項羽之破王離。則鬚眉皆奮而殺機動。覽田延年之責霍光。則膽魄皆張而戾氣生。與市儈里魁。同慕汲黯包拯之綬急。則和平之道喪。與詞人游客。共歎蘇軾蘇轍之浮夸。則惇篤之心離。諒而尙譎。則俳優且賢於伊訓。謀而尙詐。則甘誓不齒於孫吳。高允翟黑子之言。祇以獎老姦之小信。李克用三垂岡之歎。抑以侈盜賊之雄心。甚至推胡廣之貪庸。以抑忠直。而愜鄙夫之志。伸馮道之逆竊。以進夷盜。而順無賴之欲。輕薄之夫。妄以爲慷慨悲歌之助。雕蟲之子。喜以爲放言飾說之資。若此之流。尤爲殘賊。此編所述。不敢姑容。刻志兢兢。求安於心。求順於理。求適於用。顧惟不逮。用自慙慙。而志則已嚴。竊有以異於彼也。

叙論四

治道之極致。上稽尚書。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樞則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則怠荒刻覈。不及者倦。過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於民。仁愛而錫以極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漢而下。迄至於今。無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以理銓選。以均賦役。以詰戎兵。以飭刑罰。以定典式。無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於設爲規畫。措之科條。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遺其實而弗求詳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慨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故封建井田。朝會征伐。建官頒祿之制。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記誦所得者。斷萬世之大經乎。夏書之有禹貢。實也。而系之以禹。則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於商周。周書之有周官。實也。而系之以周。則成周一代之規。初不上因於商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何以足何以信。豈靳言哉。言所以足而卽啓不足之階。言所以信而且致不信之咎也。孟子之言異是何也。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侯王分土。各自爲政。而皆以放恣漁獵之情。聽耕戰刑名殃民之說。與尚書孔子之言。背道而馳。勿暇論其存主之敬怠仁暴。而所行者。一令出而生民卽趨入於死亡。三王之遺澤。存十一於千百。而可以稍蘇。則抑不能預謀漢唐已後之天下。勢異局遷。而通變以使民不倦者奚若。蓋救焚拯溺。一時之所迫。於是有徒善不足爲政之說。而未成乎郡縣。

之天下。猶有可遵先王之理勢。所繇與尙書孔子之言異也。要非以參萬世而咸可率繇也。編中所論。推本得失之原。勉自竭以求合於聖治之本。而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卽一代而各有弛張。均一事而互有伸詘。甯爲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相蹢躅者矣。無强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若井田封建鄉舉里選。寓兵於農。舍笞杖而行肉刑諸法。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襲周官之名迹。而適以成乎狄道者。宇文氏也。據禹貢以導河。而適以益其潰決者。李仲昌也。盡破天下之成規。駭萬物而從其記誦之所得。浸使爲之。吾惡知其所終哉。

旨深哉。司馬氏之名是編也。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爲力行求治之資也。覽往代之治而快然。覽往代之亂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則稱說其美。知其有以召亂而亂。則詆厲其惡。言已終。卷已掩。好惡之情已竭。預然若忘。臨事而仍用其故心。聞見雖多。辨證雖詳。亦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君以柔嘉爲則。而漢元帝失制以釀亂。臣以慤直爲忠。而劉栖楚碎首以藏姦。攘夷復中原。大義也。而梁武以敗。公怒殺將帥。危道也。而周主以興。無不可爲治之資者。無不可爲亂之媒。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設身於古之時勢。爲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爲。爲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爲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卽安。

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爲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鑑者。能別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視者。可就正焉。顧衣冠之整。瞻視之尊。鑑豈能爲功於我哉。故論鑑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爲治之資。而不僅如鑑之徒懸於室。無與炤之者也。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道無方以位物於有方。道無體以成事之有體。鑑之也。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抑豈曰。此所論者。立一成之例。而終古不易也哉。